

P1-P6

問水集序



松石劉公函一帙以示續宗曰子知夫水乎
子知夫治水乎其要蓋在是矣續宗登拜焉
見其粲然而理也錯然而有章也請益焉曰
莫難于水之治也自禹以至于今矣予問之
至再至三而後知水也而後知治水也故予
治水大都取諸人爾知我者子也子盍識之
簡端續宗辭不可爲之叙曰夫聖莫如舜智
莫如舜猶好問焉神莫如禹智莫如禹猶行
所無事焉顧今事者不曰我能是也則曰

我既已知之矣是之謂自用自用則小是之謂自畫自畫則止嘉靖十有三年漕河壅

天子起公于家仍公御史中丞

勅總水若曰地平天成惟都御史某其多績四月公至濟競競焉惟不勝

天子之簡命是懼既而有見則翻然曰每事問吾得之孔子不耻下問吾得之孔文子于是西問于梁焉河若何奠也決若何隄也淤若何疏也東問于魯焉汶若何導也泉若何引也南問于徐焉淮若何匯也湖若何豬也北問

于齊焉白若何濟也衛若何洩也而又問諸縉紳焉於諸勞心罔不懇懇焉而又問諸閭閻焉於諸勞力罔不懇懇焉既而有得則喟然曰舜之所以爲聖禹之所以爲神者此也不本諸此鑿至矣吾聞之先正云莫與水爭者哉言也故聞可復也是可爲也吾爲之河不可引也是不可爲也吾弗爲之矣不逾年而告底績

天子嘉其成陟公司空若曰是水也是都御史某所克襄也而公之賢簡在

帝心矣公暇乃爲是集集凡三卷其論莫不切于
水詳於治焉是故於河原其端焉於淮達其
委焉於治河察其趨焉於防河審其向焉於
諸泉輯其出焉於諸河理其入焉於諸湖權
其瀦焉於諸閘酌其積焉於諸洪詳其避焉
其諸告文其以至誠敬於其神焉其諸奏議
其以至智忠於其事焉於乎休哉公楚人也
蓋嘗俯視洞庭矣顛顛淵泓受有定區也知
湖斯知河矣蓋嘗旁觀揚子矣瀾瀾奔騰行
有定壑也知江斯知河矣是故引大河

雨驟雨田被其沃者什四禾被其衝者什六
積小河辟之雨細雨沃及田者什八沃不及
田者什二知此則知公矣公學爲舜禹而取
諸人成諸己以報諸

天子者此也此不可及矣

天子晉公司馬

勅總戎務三邊有以哉敢以是復於公

嘉靖十有五年春三月望日天水胡纘宗世
甫序

問水集序

問水集者集松石公之問水也公起柱史以亮節著

先朝受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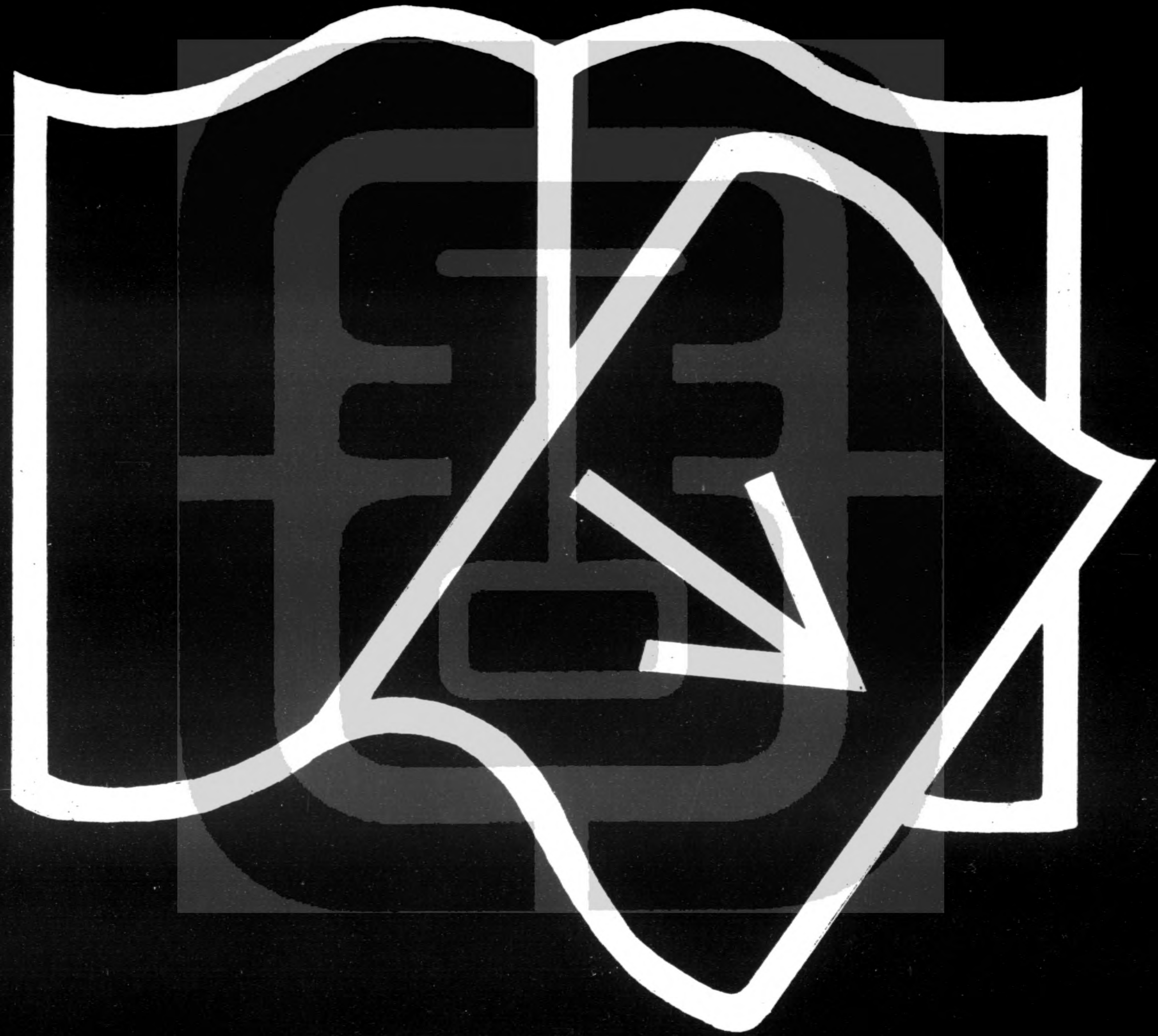
今

上召拜中丞大夫

簡命治河適黃河南徙水去積淤漕渠湮滅濟寧徐沛之間饑運弗通國計乏絕公兩被

璽書深惟託

命之重語人曰稽於有衆禹所以底績于治水也



P2-P10

吾不如禹吾可以自用手廼歷汴及淮浮汶
達濟周迴數千里所至雖斷港故洲漁夫農
叟亦罔弗咨咨罔弗悉始悟中州地平土疎
河易流徙時議力主導河以雲漕渠公曰今
之河惟恐其不南也既南而顧欲其東豈達
利害之機哉由是疏

請決策濬渠忘已盡人殫智畢力彌三月而卽功
百泉會流千艦飛挽歲漕四百萬石如期至
京中外神之公曰此予問諸水濱謀在野功在
百執事於予一人何有列狀以

聞晉司空貳諸臣咸得受賞增級叙人於是又服
公之度也既竣事凡黃河之要延變古今治河
之同異隄防疏濬之制九河之跡七十二泉
之派閘壩湖陂之數經費漕輓之宜禁戒論
建之例哀記為集冬官郎盧山邵子刻以詔
後致公書屬予為序予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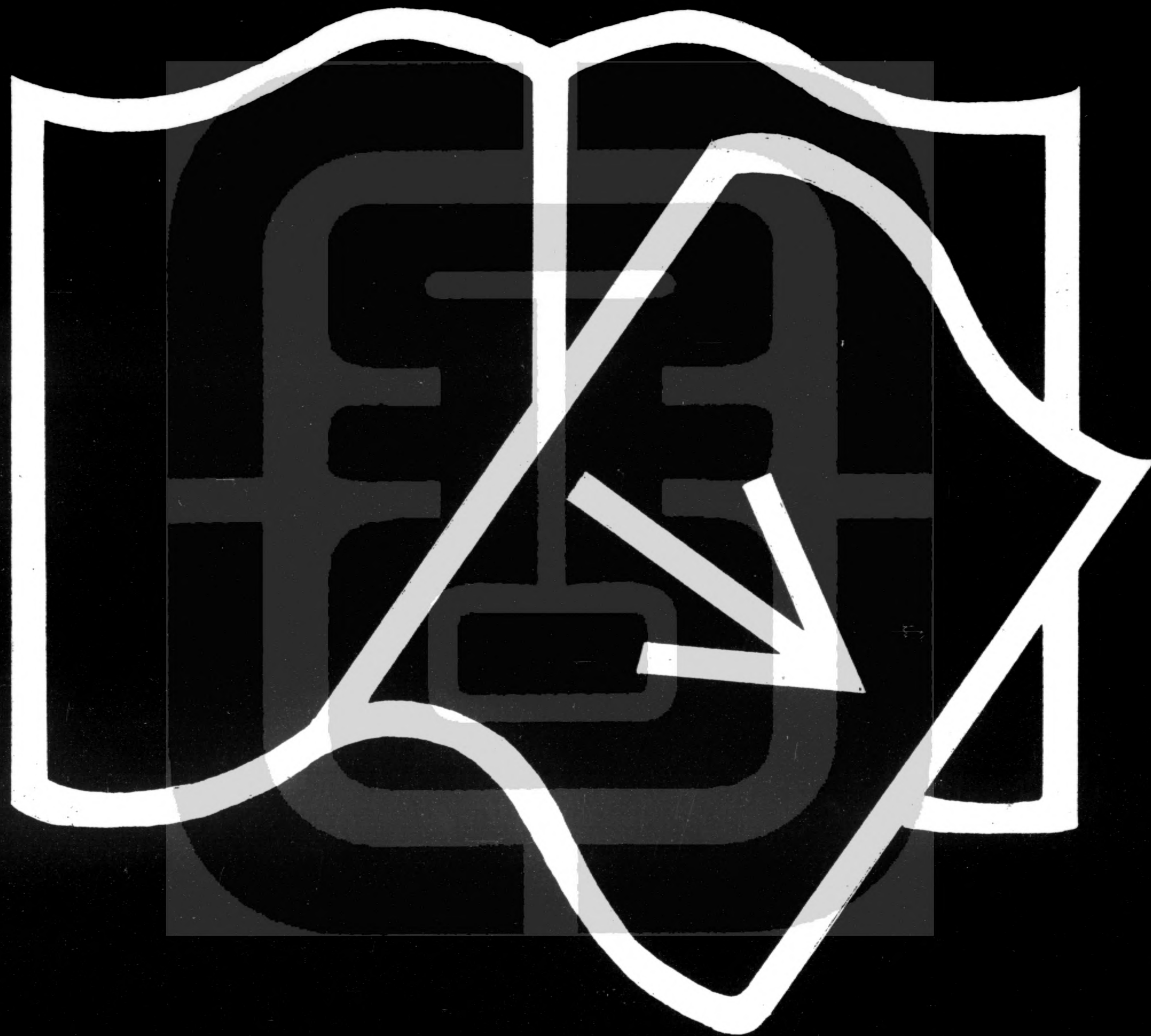
國家定鼎燕冀食於東南既罷海運轉漕內河
一時為國宣勤如開渠制閘則宋司空陳平
江之蹟可攷也河決植防則徐武功白康敏
劉忠宣之勞足稱也以公創之豈不先後為

烈哉噫讀禹貢者思禹績後之夏茲集者雖
謂功不在禹下可也或曰漕政者國之所以
寄命也今黃河之徙弗常安平之罅可慮河
運可常恃乎予曰然天下事守經常者必思
變憂未流者必曲防元人都燕八十年河海
無運又通膠萊新河計亦采心矣孰謂

盛世撫運萬年經國者可無長慮乎然公遂開
府三邊不暇計矣敢僭附其繫惟後之好問
者圖利焉

嘉靖丙申夏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按察使刑翰林
院庶吉士西蜀陳講書



P1-P3

問水集目錄

卷一

黃河

統論黃河遷徙不常之由

古今治河同異 五條

治河之要 七條

隄防之制 四條

疏濬之制 五條

工役之制 五條

植柳六法

運河

統論建置規制

白河 三條

衛河 三條

汶河 四條

閘河 四條

卷二

徐呂二洪 二條

淮海

淮揚諸湖

閘河諸湖

諸泉 四條

黃河運河積貯

治河始末

告河文

卷三

謝 恩疏

自陳乞罷疏

河道遷改分流疏

脩濬運河第一疏

脩濬運河第二疏

卷四

議築曹單長堤疏

薦舉方面疏

舉劾有司疏

改設管河官員疏

急缺管河官員疏

卷五

治河功成舉劾疏

卷六

預處黃河水患疏

建閘濟運疏

議免河南夫銀疏

問水集卷一

黃河

總理河道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劉天和著

統論黃河遷徙不常之由

天下之水凡禹所治率有定趨惟河獨否蓋嘗周
詢廣視歷攷前聞而始得之其原有六焉河水至
濁下流束隘停阻則淤中道水散流緩則淤河流
委曲則淤伏秋暴漲驟退則淤一也從西北極高
之地建瓴而下流極湍悍隄防不能禦二也易淤
故河底常高今於開封境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
餘夏秋亦不過貳丈餘水行地上無長江之淵深

三也 濱河郡邑護城堤外之地漸淤高平自堤下視城中如井然傍
無湖陂之停瀦四也 孟津而下地極平行無群山
之束隘五也 中州南北悉河故道土雜泥沙善崩
易決六也是以西北每有異常之水河必驟盈盈
則決每決必瀰漫橫流久之深者成渠以漸成河
淺者淤澱以漸成岸即幸河道通直下流無阻延
數拾年否則數年之後河底兩岸悉以漸而高或
遇驟漲雖河亦自不容於不徙矣此則黃河善決
遷徙不常之情狀也故神禹不能慮其後自漢而
下畢智殫力以從事卒莫有效者勢不能也

古今治河同異凡五條

史稱周定王時河始南徙竊意禹之治河自大伾
今濬縣境而下播為九河是棄數百里地 今滄州景德

之間為受水之區初無隄防以約束之其間衝決
遷改雖禹之世要自不常惟使北向歸諸海而已
故三代之史畧而不書非若今之民濱水而居室
廬耕稼其上一有湛溺即稱大害治水者亦惟隨
河曲折築堤捲掃以障之一值衝決億萬財力付
之烏有古今相去不亦大相遠邪甚者宋元之間
喜功生事妄興大役其北也強排之而南其南也

強排之而北曾不旋踵而或淤或決民勞財費國
隨以衰可畏也已惟我

聖朝建都上游運道所繫至重河每北徙則不容
於不塞矣時異勢殊要之各有攸當爾

古今論治河者多倣禹九河之法謂下流必疏支
河如之而復水患可息嘗循故道歷今河流疑有
未盡然者蓋禹引河經大伾兩山之間極高之地
而下乃疏爲九河水流極其湍迅而後可久無患
今河經中州平陸夏秋洪流誠可分爲八九若冬
春之間或值久旱卽爲安流深不盈丈廣僅一射

許如分爲九不卽淤邪况南經鳳泗

園陵北妨兗冀運道河之所決惟徐邳之間爾後
多阻山治之倍難與古大異然則下流分爲三四
支河亦足矣不必泥古法也

漢賈讓治河三策古今稱之其上策放河使北入
海是卽禹之故智也今妨運道已不可行其中策
謂據堅地作石堤開水門旱則開東方下門漑冀
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然自漢至今千數百
年盡中州大名之境率爲河所淤泥沙填委無復
堅地而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併水門而

衝決淤漫之濬治無已所漑之地一再歲而高矣
西方地高水安可往使讓復作或亦不可行矣
文莊謂古今無出此策蓋身未經歷非定論也
宋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
迤邐淤澱久而必決者勢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安可
以人力制哉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
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爾此則治水者所當
審也

古者河北流伊洛汴汜不入河雖沁衛淇漳之水
過大伾而北始入焉故河之勢猶減今則伊洛沁

汴汜諸水舉入之矣中州安得無河患邪將道心
入衛歟衛輝

宗藩已因水患

奏塞上流矣且臨清下至天津河道甚狹頻年已
苦衝決不可復益以水惟汶泉之水遇旱則微涸

水諸湖以淤而狹

安山燕旺瀋灣泊昭陽諸湖八半淤填平湖積

水甚運舟恒苦淺澀若於武陟境內沁河橫建滾
水石壩於東岸開三斗門引沁自原武陽武北界

大堤之外

勿俾與黃河相近以大堤及諸堤為限隔

經延津縣

南循大堤而東至長垣界入黃河舊衝張秋故道

自武陟至此三百餘里須創開舊大堤之北又東至曹州境舊
分水處黃河舊於此分流一大支徑衝張秋一小支下濟寧永通閘月
河北向張秋之道則設一閘張秋以下水涸方開南向
濟寧之道則大加疏濬俾出永通閘入運河自嘉
境故道至此亦三百餘里旱則沁水盡東入濟運河澇則
半由滾水壩仍歸黃河是運河復增一汶為永遠
無窮之利黃河亦可少殺矣而况沁則易於節制
不亦大愈於引黃河邪但大勞未艾民力方屈運
道方幸通曷敢以輕議也

國朝治河司運惟宋司空禮陳平江壇經理之功

為大然惟導汶濬淤建閘通運不復引河雖景泰
弘治間黃河自至徐武功有貞白康敏昂劉忠宣
大夏亦皆強排力塞之而後已不復資以濟運蓋
其至則衝決去則淤填修治之工無時可已而運
舟運卒之衝溺為害尤大且遷徙不常害多利少
群公誠有見於此矣嘉靖甲午冬十月黃河從趙
皮寨南徙運道淤阻時議者有引黃河謂黃河水盛舟
行閘面之利濬開河二說莫能決余甚憂之迺相度
二河道里遠近工役巨細權利害輕重而折衷之
引黃河濬淤幾四百里既深且廣其遠其費倍於

濟閘河計非數月可完誤

營運諸料物誤糧運京師公私仰給之絕兼之故
道難復縱復將卽淤濟河修閘之費卒不可免是
以其勞貽後人也况所濟魯橋下至黃家閘百七
十里爾自魯橋北至臨清五百里間則猶資汶水
諸泉初無預於黃河也迺始決策濟河修閘惟將
來天旱泉微余甲午夏承乏治水魯橋以下黃河盛流閘面行舟濟
寧一帶幾至絕流隨禱於南旺諸祠及泰山幸應禱而大雨河始通運
舟不免淺閣歐陽修有言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
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利多者爲之

猶愈於害多而利少余取法焉然則欲爲

國家運道建萬世之利惟引沁爲愈爾詳見前

治河之要凡七條

余問水始自中州迺分遣屬吏循河各支沿流而
下直抵出運河之口逐段測其深淺廣狹紆直所
向而後得其要蓋孟津而下夏秋水漲河流甚廣
榮澤漫溢至二三十里封丘祥符亦幾十里許而下流甚隘一支出

渦河口廣八十餘丈一支出宿遷小河口廣二十餘丈一支出徐州小浮

橋口亦廣二十餘丈三支不滿一里中州之多水患不在茲

歟宜預爲儲蓄候歲豐人和大加疏導可也中州

之民墊溺之患治河之勞與費極矣是誠不容於已也

治河決必先疏支河以分水勢必塞始決之口而下流自止劉忠宣弘治之役始惟治張秋久而弗績迺開上流孫家渡及導河下由梁靖口出徐州方繼治黃陵崗決口而張秋之口自塞可以爲法矣

若運河水勢不盛直塞之而已

蔡石崗云黃河南徙

國家之福運道之利也當衝郡邑作堤障之不壞賊郭已矣被災軍民免其租役不至流徙已矣

尚雅人也睢河患爲甚而其言若此公天下爲心矣噫石崗已矣謹三復斯言云

宋歐陽脩有言河流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余未之深悟及觀於孫家渡父老云弘治迄今凡十五濬矣每濬費數萬緡卒不能復蓋正統戊辰全河從此南徙至弘治已酉凡四十餘年而始淤誠已棄之故道也河身兩岸數十百里間悉皆填淤高仰水性潤下夫安得而通邪再觀金龍口黃陵崗下衝張秋之故道深廣如舊益知人力排塞之故道雖再決累決而尤當慎防司水者當審鑒於斯

二者無妄引以虛費無怠防以速患也

河性湍悍如欲殺北岸水勢則疏南岸上流支河
上策也然支河或不順水勢則雖開而復淤舊有
馬頭埽之制蓋捲埽出河文餘稍順水勢連出數
埽雖終不能禦然水性極悍一有所觸即折而他
汪連觸數埽有壞即補多因之以全岸者亦不可
廢也

徐呂二洪非閘河北必資黃河之水而後深廣利
濟今測趙皮寨東流從梁靖口下出徐州小浮橋
之舊河其河底視趙皮寨南流河底高丈有五尺

春間南流深丈六七尺東流深一二尺夏秋南流深二丈二三尺東流深

六七尺田午乙未之冬皆嘗斷流急宜大濬所幸

趙皮寨南向宿遷之流甚盛甲午秋冬忽自河南
夏邑境衝決數口轉向東北經山西坡湖從蕭縣
城南合梁靖之流出小浮橋下濟二洪殆由

天相川靈效順不假人力幸莫大焉惟當謹測量
時疏濬之而已然通塞不常當於南岸永城境上
下百餘里間遍栽漫柳俾之淤積或為縷水小堤
以逼水北向關繫極重殊不可忽也

黃河舊出穀亭口入運曾橋下至徐沛閘座盡廢

嘉靖甲午秋忽一夕遷改然幸分爲貳支壹北出
魚臺塌場口猶賴以濟運如卽南徙則運河淤滿閘座未復

糧運立阻矣壹從上源曹縣榆林集南向徐州免北

衝濟寧之患如全出塌場口則逼近濟寧魯橋以上閘座盡壞矣

至十月運舟南還全河方始南徙貳支斷流共稍進

至春南徙則疏濬無及乙未之糧運亦阻矣

國計所繫

神寔相焉

隄防之制凡四條

賈讓云隄防之制起自戰國然勢不能廢蓋雖不

能禦異常之水河底世高水易漲蓋江自三門下視中州如奔然

故雖高厚之堤不能禦而尋丈之水非此卽泛濫矣城

郭市鎮民居多濱河故也但不宜近河而宜遠爾蘇州觀宋

元迄今隄防形址斷續橫斜曲直殊可駭笑蓋皆

臨河爲堤河旣改而堤卽壞爾已擇屬吏之良者

上自河南之原武下迄曹單沛上於河北岸七八

百里間擇諸隄去河最遠且大者去河四五十里及二三

十里者及去河稍遠者一二十里及數里者各一道內

缺者補完薄者幫厚低者增高斷絕者連接創築

務俾七八百里間均有堅厚大堤二重已經接合

創築蔡家口上下及曹單八里灣侯家林百餘里
餘當極力完成雖費不恤自茲苟非異常之水北
岸固可保無虞矣

凡創築隄必擇堅實好土毋用浮雜沙泥必乾濕
得宜燥則每層須用水灑潤必於數十步外平取
尺許毋深取成坑致妨耕種毋仍近堤成溝致水
浸沒必用新製石夯每土一層用夯密築一遍次
石杵次鐵尖杵各築一遍復用夯築平隄根宜闊
隄頂宜狹俾馬可上下謂之走馬隄毋大峻水易
衝啣凡幫隄必止幫隄外一面毋幫隄內恐新土

水漲易壞 運河通用

中州河北岸隄防重複至四五道者而往往衝決
蓋修築不堅一也工成報完已矣管河監司府貳
不復省驗二也 甲午春新築堤余巡行親驗之盤石口隄已即衝

洗無復形跡原武者面及兩傍各止築尺許中實以虛浮白沙餘率類此

爾舊堤日就坍塌損車馬行人踐踏成路不復巡視
完補禁治三也千里之隄壞於蟻穴夫安得而不
決哉自今創築者必用新發尺式 度長短不一即生弊
必編號必分定州縣工程丈尺及官夫名數必置
籍備紀府貳必身親督理指授 築法器具詳見前

工成監司必親閱實舊堤必委屬時一巡視完補
車馬行人路口之隄必兩箱各築闊厚斧刃襯隄
俾車可上下隄面邊箱路口各限以橫埋文餘圓
木上覆以土守堤者每遇踐踏木露卽仍以土覆
之隄內外柳株稀少者補植之審如是夫安得而
復決哉是存乎其人爾 運河通用

歷等築隄率以高一丈或一丈二尺爲準但地勢
不一如地勢原下隄卽卑矣地勢頓下猶可見以漸而下者
則益卑矣不爲矣凡築堤以高阜或平地高若干爲準
必用平準法打量余新製水平穩而不搖頗準因

地勢高下而低昂之俾隄面遠近高下一律 甲午築

南旺湖隄率高一丈報完矣余驗而疑之迺施平準法其間有地下八尺

者然則隄僅高二尺爾黃河之堤若是不亦大可畏邪 否則貽患

非小也但平準極難須水面浮板并於上兩端小
橫木并前木表橫板之厚薄長短廣狹皆極其均
停端正而打量之人目力詳審且再三試果無差
忒而後可憑也 乙未春濬河修閘之役余甚苦於此必再三躬爲
之而始效 運河通用

疏濬之制 凡五條

疏濬塞三法歐陽玄之說備矣疏支河以分水勢

治河要法顧水有向背地有高下治水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斯善矣然河之所向不可限量趙皮寨口之開冀少殺東流爾不數年而全河從此南徙苟非運道事重是移曹單魚臺之患於睢歸矣不可不審也

開河面宜廣俾伏秋水漲有所容底宜深而狹視面僅可四之一形如鍋底俾冬春水落流迅可免淤塞近年率爲平底而淺兩失之矣

濬河宋人鐵龍爪近時滾江龍之法皆不可用惟先計濬廣若干丈插標水中次計所濬若干遠及

大役之數而約計然後用新製平底方舟橫排河中爲一層船四維各施椿橛插繫水中用新製長柄鐵爬立船中齊濬之每濬深數尺卽移船少退以次再濬之後數丈復爲一層如前法則雖水中與陸地施工畧同若止以船隻往來河中所濬十不及一矣

渾河同

方舟之製非特便於濬河且免役夫入水恤愛之

慮寓焉

運河同

疏濬河泥必遠置河岸數十步外平鋪地上免妨耕種用堤者卽以之成堤毋仍臨河免致雨水衝

洗仍歸河內 運河回

工役之制 凡五條

河道工役頻年繁興為費甚鉅在中州者堡夫卒
歲用工外河夫歲用工三月月給銀一兩皆貯於
官而計日給之故工役率妄冒多估止計所築所
開所濬丈尺及約用夫若干名用工若干月日而
已

往歲開夏邑挑河初估役夫三萬用工三箇月知府顧鐸親往督夫

先挑一尺為準即省十之七八可驗矣今定與筭工之法皆委
屬督夫累試及取土秤斤重度遠近而酌為中制
也凡堤岸創築者每方廣一丈每夫每日就近取

土者高六寸取土稍遠者高伍寸最遠者高四寸
為一工比原行少省以節夫力凡幫隄則先計舊隄高
厚若干今幫厚若干增高若干亦以前法折筭計
工河道創開者每方廣一丈每夫每日開深壹尺
為一工濬河泥水相半者減十之五全係水中撈
取者減十之七八取土登岸就築隄者亦折半筭
工比原行亦少省然後通計工數以定夫數即所費大
省而尤便於稽考弊亦大省而歲有餘積每二三
歲即可減免夫銀一歲以少蘇中州之民困矣十

五年已議減免

每役必畫地分工必各州縣內仍分各鄉各里俾同聚處逃者卽本鄉本里衆爲代役而倍責償其值運河同

每役五日卽與休息一日如遇風雨卽准休息毋妨用工運河同

凡驗築隄之工必逐段橫掘至底而後見舊以錐刺無益也運河同

隄舖夫守隄防河所繫甚重所歷詢之多遠地之民赴役有數十百里外者有別州縣編役者且歲一更易以故隄多坍塌損柳多砍伐甚至河水已

或被盜決而官猶未知坐失防禦爲害匪輕已經行令將近舖居民編當如徭役已定則將別差更換別州縣者亦將別差免編以後編役更不必改易仍將本舖所管堤岸每夫畫地分管專令修堤植柳時閱而勸懲之均爲徭役初無損於公家而舖夫便於守視隄自固矣

運河同滄德一帶尤爲切要

植柳六法

余行中州歷觀堤岸絕無極堅者且附堤少盤結繁密之草與南方大異爲之憂虞迺審思備詢而施植柳六法

一曰卧柳

凡春初築堤每用土一層卽於堤內外邊箱各橫鋪如錢如指柳枝一層每一小尺許一枝毋太稀踈土內橫鋪二小尺餘土面止留二小寸毋過長自堤根直栽至頂不許間少

二曰低柳

凡舊堤及新堤不係栽柳時月修築者俱候春初用小引概於堤內外自根至頂俱栽柳如錢如指大者縱橫各一小尺許卽

栽一株亦入土二小尺許土面亦止留二小寸

三曰編柳

凡近河數里緊要去處不分新舊堤岸俱用柳椿如鷄子大四小尺長者用引概先從堤根密栽一層六七寸一株入土三小尺土面留一尺許却將小柳卧栽一層亦內留二尺外留二三寸却用柳條將柳椿編高五寸如編籬法內用土築實平滿又卧栽小柳一層又用柳條編高五寸於內

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次卽與先栽一尺柳椿平矣却於上退四五寸仍用引橛密栽柳椿一層亦栽卧柳編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平滿如堤高一丈則依此栽十層卽平矣

以上三法皆專爲固護堤岸蓋將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綢繆名爲活龍尾埽雖風浪衝激可保無虞而枝梢之利亦不可勝用矣北方雨少草稀歷閱舊堤有築已數年而草猶未茂者切勿不

可輕念運河黃河通用

四曰深柳

前三法止可護堤以防漲溢之水如倒岸衝堤之水亦難矣凡近河及河勢將衝之處堤岸雖遠俱宜急栽深柳將所造長四尺長八尺長一丈二尺數等鐵裹引橛自短而長以次釘穴俾深然後將勁直帶稍柳枝如根梢俱大者爲土否則不拘大小惟取長直但下如鷄子上儘枝梢長如式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卽用稀泥灌滿穴道

毋令動搖上儘枝梢或數枝全留切不可
單少其出土長短不拘然亦須二三尺以
上每縱橫五尺卽栽一株仍視河勢緩急
多栽則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後下
則根株因結入土愈深上則枝梢長茂將
來河水衝啣亦可障禦或因之外編巨柳
長椿內實稍草埽土不猶愈於臨水下埽
以繩繫岸以椿釘土隨下隨衝勞費無極
者乎嘗於睢州見有臨河四方上岸水不
能衝者詢之父老舉云農家舊圃四圍柳
株伐去而根猶存彼不過淺栽一層况深
栽數十層手及觀洪波急流中週遭已成
深淵而柳樹植立畧不爲動益信前法可
行郡邑治水之官能視如家事圖爲子孫
不拔之計卽可望成效將來捲埽之費可
全省矣但臨河積年射利之徒殊不便此
治水者止知其爲父老土著之民惟言是
聽而不知機緘之有爲也捲埽斧刃堤後
遠近適中之處尤宜急栽多栽數層此法
黃河用之運河頻年衝決深要去處亦可

用

五曰漫柳

凡坡水漫流之處難以築隄惟沿河兩岸密栽低小檉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湔沒每遇水漲既退則泥沙委積即可高尺餘或數寸許隨淤隨長每年數次數年之後不假人力自成巨堤矣如沿河居民各分地界築一二尺餘縷水小隄上栽檉柳尤易淤積成高一二年間堤內即可種麥用工甚省而爲效甚大黃河用之

六曰高柳

照常於堤內外用高大柳椿成行栽植不可稀少黃河用之運河則於堤面栽植以便擗挽

運河

統論建置規制

漕運建置諸河源委郡邑隄岸之分界支流巨洪閘壩湖陂之名實官胥夫役建設之本末與夫修治難易之迹經費漕輓之數禁戒論建之條例沿革修創之紀載舉莫備於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

一書而晉溪王公瓊則因是書而附益之更名漕
河圖志治水有足稽矣顧時異勢殊法弛政弊因
革損益修舉之不容已者不可不講也迺因循行
臆見備列於左

白河凡三條

通州上達都城近已修閘轉般漕運脚費大省蓋
元郭守敬雖嘗行之卒於中止惟我

聖明決策修復爲萬世利無容議矣若白河經密
雲諸山且全受渾榆諸河之水夏秋暴漲隄防不
能禦源遠流迅水勢漫散河皆溜沙深淺通塞不

常運行甚艱殊無策以治之惟用堯杓數千具治
河官夫遇淺卽濬此外運舟各携四五具二三百
舟卽可得千餘具合力以濬頃刻而通盤剝大省
矣惟運卒利於盤剝方可開支脚價少資用焉而
終歲勞苦固可憫也如卽以盤剝之費償運卒濬
淺之勞則運卒受實惠不愈利歸剝船邪兼官置
剝船千艘糧運不滯矣

近有議於白河建閘者河廣水盛漲必他決底皆
淤沙閘必易損且河徙無定乙未壬家渡河一歲徙十五里
閘難改移蓋未達水土之宜也

運河數千里惟白河隄防大壞歷觀河底兩岸率皆淤沙以故易於衝決遷改與中州黃河畧同治隄宜遠宜堅宜植六柳諸法亦畧同更有異焉每見村莊週遭積沙成巨隄上復多柳云以禦水詢之乃先於平地植低柳成行以俟風沙搏聚旋自成隄柳愈繁則沙愈聚根株盤結水至無害也治河者如之不亦大省民力邪然惟彌望平沙無可取土者方用此法若堅實河岸仍須土隄低下衝決之口仍須堅土倍築高厚更植深柳爲完美爾

衛河 凡三條

衛合淇漳諸水故其流盛臨清而下去海猶遠岸亦高衝決猶少德州而下河身旣狹去海漸近兩岸復卑滄州以下尤卑易盈易決矣近恩縣光滄州與濟連建四閘誠足以洩漲溢之水但入海之道須修濬深廣無隳成功也

滄德天津之間河決無歲無之亦有水不甚盛河不甚盈而決者非盡由隄岸卑薄也一則鹽徒盜決以圖行舟私販一則鹵薄地土盜決以圖淤陷一則對河軍民盜決以免衝決彼岸斯二者決河之巡守當嚴而防察當預也

臨清板閘運河入衛處也衛河水漲卽壅入閘或
漫閘面以入故閘上下常淤運舟每爲停阻宜增
培閘面旱澇舉湏下板啓閉舊以衛河水盛多不用板蓋
啓則閘下之淤每日衝洗可盡閉則衛水不入閘
河之水積盈及啓則二河水勢相當淤亦不入矣
司閘者所宜審也

汶河凡四條

元人遏汶分流北出陽穀以通衛南出濟寧以通
泗名會通河然分水之處地勢猶高僅勝小舟永
樂九年宋司空禮築戴村壩以遏汶導之西南流

四十里出鵝河口南旺湖中地勢下矣然後分流
南北方可勝巨載漕運永利焉夫人知宋導汶濟
河之功而不考其故爲著於此

汶水出泰萊諸山伏秋流亦混濁率皆虛浮淤沙
故老相傳成化間戴村壩以下河道猶未淤滿意
者開導未久爾近則沙淤直至南旺河皆平滿矣
故水易漲溢卽北下東平故道鹽河入海運河不得其用矣頻

年挑濬沙積兩岸或平鋪地上風起飛颺仍歸河
內運河命脉全賴茲流雖勺水當惜衆議兩岸築
堤以約攔之猶慮水漲隄壞迺議開減水閘滾水

壩各四

東西兩岸各二

以洩暴水嘉靖十三年秋築

東隄

主事段承恩所築尚須培補高厚十四年秋築西

隄

主事顧神所築去河遠遠則足以容水而高厚開壩亦計

料修建嗣而治之運道其求賴矣

汶水自泰萊至南旺幾三百里遠近咸謂汶泉水微而不考其故蓋盈河淤沙深廣春夏久旱亢暘沙極乾燥汶泉經之多滲入河底所經既遠安得不微邪嘗測其上源下流各深廣尺寸蓋所耗十之三四然數百里之淤沙不可盡濬且將復淤所濟兩岸之沙終歸河內勞費無已而卒莫能效真

無以爲處有獻議者云汶水自春城口以下河流迂遠宜於春城口置石壩一道中爲數硤洞創開小河八里餘取徑入魯姑龍闔二泉渠量加濬廣凡六十三里餘而至黑馬溝伏秋水盛流濁則閉硤洞俾由故道春夏之間及天旱水微流清則遏水由硤洞下出黑馬溝口即可避汶河百數十里之沙滲余大奇之隨因中道有五泉隔絕不能入遂止如將五泉者橫汶開溝以入焉亦無不可治水者尚其審諸

汶河淤田盜決對岸盜決之弊與衛河同

閘河 凡四條

自徐州北至臨清七百里間為閘四十有三自元建者二十餘

聖朝永樂至今先後增建者二十有餘減水月河通湖

諸閘不預焉

故閘面閘底高下不一如下閘過低積

水盈板即須啓則上閘之水必迅急而舟難入必

易涸而舟難行矣余問水歷觀而竊疑於是然未

敢以為必然也至冬黃河南徙諸閘有僅露閘面

者有沒入泥底者而閘口之泥深淺不一乃一以

閘面平石至泥水平面測之時惟棗林閘露閘面

三尺餘各有差

師家莊魯橋二閘面各露一尺五寸穀亭馬陵厥

二閘面各露一尺五寸陽泊閘面露一尺八寸餘至底悉泥於深至一丈八

九尺者惟棗林閘下之南陽閘已沒入泥底閘面

泥淤仍四尺六寸捌里灣閘面泥淤仍五尺始知

舊傳棗林閘之過高而不知其下南陽閘之過低

也迺一以棗林閘為準餘悉培而平之由是啓閉

水不復洩仍各測其深淺其閘底過深者則量留

底板均止以十二板啓閉

師家莊閘深一丈三尺二寸留底

板二魯橋閘深一丈六尺五寸留底板六棗林閘深一丈六尺二寸留底

板三南陽閘深一丈八尺三寸留底板四穀亭閘深一丈五尺七寸留底

板二捌里灣開深一丈六尺三寸留底板三孟陽泊開深一丈五尺一寸
留底板二胡陵城開深一丈七尺四寸留底板二沽頭以下六閘則閘處
惟上沽頭開留板一餘無留 則閘上之水益深苟非久旱
水微固可直達上閘 蓋舟過閘即淺閣直待積水盈板方抵
上閘舟行其永利矣南旺迤北諸閘亦可行之而
大勞甫息未遑也

閘河自魯橋以下爲黃河衝洗以漸而廣乙未濬
河止以底廣五丈爲準蓋南旺上源也分水處河
底僅四丈下流愈廣則愈淺矣閘河僅取通舟非
務爲觀美元人有因水散至以板爲岸逼水行舟
可驗矣治水者慎無病其狹而圖爲廣大也惟河
廣淤深間復下墮河底不及五丈者方以時濬之
而已

余濬河至參柳樹灣迺捌里灣孟陽泊二閘之間
役夫云下皆生土河底舊止此矣余猶病其淺一
老叟進云聞之先輩兩閘之間須留稍淺一處余
恍然而悟蓋中道皆深下閘一開上閘之水盡洩
閘近者積水猶易盈閘遠者倍費時日矣故中道
留淺 亦不過十餘人或數丈 船行至此雖少待然積水
不必盈閘即可越之而直達上閘舟行顧速矣益

知前人用心之勤爲慮之遠若此爲之嘆息自愧不能已後之人慎毋忽也

凡開鴈翅石及砌岸用石者須內外兩面各用完整石塊砌高而中填以碎石灌以灰石末隨無坍塌矣

閘水集卷二

運河

總理河道

徐呂二洪

凡二條

二洪古稱懸水三十初流沫四十里舊各有閘徐

州洪一呂梁洪二近方葦其一而莫知建置之由志稱正

統間叅將湯節因洪水淺急數壞舟建議於洪上流築堰逼水盡歸月河徐州洪則於南口呂梁洪則於上下二口各建閘積水以行舟蓋正統戊辰黃河從河南滎澤孫家渡南徙二洪僅受閘河之水迺從河南懷慶之武陟導沁水下入梁靖口出

徐州小浮橋以濟二洪水猶淺澁故節議建閘爾
志不悉言其故 迄今天旱水澁卽築攔河壩逼水入
內洪猶建閘遺法也今梁靖之流已甚微 冬則斷流
春夏雖仍通流然深不過數尺河底高於南河丈有五尺夏口近衝
之流水勢甚盛而蕭縣城南之口亦阻山甚狹通
塞靡常 甲午春二洪幾不通舟 然則建閘之法不可不
預講也如月河各以石砌堅而修閘以俟冬春水
澁卽築壩從閘永久之利也但二洪役夫藉險以
爲利非果斷以必行之不可得也
有云二洪之後皆可開月河以建閘者 蓋上下口及

中連建三四閘節水落閉水盛則由洪水澁則由閘 二洪之險失

矣但山脉皆堅石所費良不貲爾然二洪之役夫
歲餘二萬緡如出數歲之費以鑿之萬世之利也

淮海

淮自荆山而下卽受黃河從渦河一支之水至清
河則全受河水矣議者云黃河泛濫中土蓋海口
近年漲沙下壅上溢致然已議濬海口矣初亦甚
奇之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蓋淮陰之地甚卑
而徐呂之洪甚高信然則淮陰當陸沉而徐呂爲
安流矣審察之乃河淮入海之處北口實有漲沙

而南口更衝廣爾

淮揚諸湖 凡三條

淮清江浦頻年外河黃水漫入輒淤濬治無已運舟每爲阻滯詢之父老有云自板閘而下相度地形中道別開一支河河口亦建閘各高其隄防淤則濬其一而開其一以行舟可免停泊矣

淮揚諸湖每遇暴漲風浪觸隄則隄壞舟行遇之則損弱近范光湖議於堤外開支河行舟以避前患用心仁矣議者謂不獨范光凡諸湖之廣而水勢盛者皆可爲支河蓋堤外之地本下取土爲堤

不數尺即可通舟費亦無多治水者歲歲圖之久則效矣余深有望焉但支河至湖塘岸須多留隙地密栽深柳每濬河淤泥卽以培之塘岸永固矣諸湖更多開滾水石壩壩底平鋪巨石而酌其淺深俾湖水淺不致阻漲不致衝岸壩下則開深渠以通瀕海魚鹽之利民田亦免漫沒之害矣

儀真河口舊無閘近方建閘謂俟潮入則閉閘以積水俾舟可達壩下似矣然五壩之舟舉由一閘以入已多擠塞每江上風起運舟一時不能猝入閘內衝撞飄損其害甚大權其輕重閘固可廢也

閘河諸湖凡六條

南旺湖志稱縈迴百五十里漕渠貫其中則東西兩岸之湖皆為南旺甚明蓋宋司空導汶水自東北流至湖中而後分流南北則湖折而為三矣近年惟以西岸為南旺湖而東岸界分之二湖悉泯其名迹居民指其北為馬踏坡湖南為蜀山坡湖率皆侵占耕稼其上余疑而歷詢之乃得弘治中韓通政鼎所鑄南旺圖說碑在今安平鎮顯惠廟中明甚蓋西岸為南旺西湖東岸二湖為南旺東湖二湖之下方為馬踏蜀山坡湖而馬踏之下為伍

莊坡湖蜀山之下為馬場坡湖也但諸湖通連中無限隔爾審其形勢凡與西湖盡處相對者即為東湖其下方為別湖也韓碑宜移置南旺分司以免殘燬

南旺西湖減水閘十有八舊稱汶水伏秋盛漲則開閘引水以入湖冬春則閉閘蓄水以防旱謂之水櫃余甲午夏承乏治水時久旱河皆淺涸及詢南旺則西岸環湖三面之堤盡圯矣水不能瀦迺委屬役夫修治之週凡伍拾壹里餘復諸減水閘之淤廢者及秋雖旱水亦頗積但湖中地形窪下

止可從舊忙生閘下出廣運閘口濟魚臺以下運
河爾無仍濟南旺運河之理蓋水既從此以入湖
又安能從此以出邪議者不察謂運河淤高故湖
水不能出殆未審地形高下之宜也今南旺二閘
如故濟河與閘底平止矣安有淤高邪惟南旺分
水河口地勢猶高如仍倣宋司空引河就下之遺
意導汶直至今南旺西湖中之最窪下處南則從
忙生閘舊河出廣運閘口或出永通閘口北則從
舊河直出安山閘口以避此南旺貳百餘里之淺
澀固運道無疆之利也且昔舊河先年凡水漲卽

從此行舟故道近雖淤廢不過修治及移南旺數

閘而已如以改創爲難姑修復以爲南旺一月河

未爲不可也

西湖堤修復外仍有見存堤一十餘里臨河堤六十里
四面共百二十餘里若連二東湖則百五十里矣

汶水大發閘河不能容北則注於南旺東湖及馬
踏坡伍莊坡三湖南亦注於南旺東湖及蜀山坡
馬場坡三湖而伍莊坡馬場坡二湖爲尤深廣水
勢就下故爾今若於南旺東湖蜀山坡之下各地
形稍高水勢稍淺之處橫築高厚土堤中留滾水
石壩俾各蓄水各開減水小閘以通運河旱則出
之以濟力省而利大矣蓋東岸諸湖地形本高水

可以出非若南旺西湖也若馬踏坡上下水勢通連未可槩議耳

安山湖志稱縈迴百餘里而不詳其界至弘治十三年韓通政鼎始踏四界東至馬家湖西至舊東河南至安山北至運河其十里鋪在湖中界自鋪至安山湖廣十五里四圍東自馬家口西至戴家廟長二十二里六分自戴家廟北至壽張集長二十四里三分自壽張集東至趙家莊長二十四里七分自趙家莊南至馬家口長八里八分週圍共八十里四分置立界牌栽植柳株用心勤矣但積

水通湖二閘底高河水非甚漲不能入四圍多侵占而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出嘉靖六年間治水者不攷其故止於湖中心築堤週迴僅十餘里號爲水櫃湖之廣益狹矣以漸復之可也

馬場坡湖與運河相通

舊有堤湖水風浪衝壞運河水稍

盈卽洩入湖而湖廣幾二十里運河安得免淺涸邪十四年冬委屬役夫爲築堤六十里內外各植

柳以護之

湖甚廣風浪甚巨近堤則多種蒲葦堤根堤頂內外各遍

植柳可也揚水部且邵水部元吉協力成之更置減水五閘運

河之水易盈湖之水蓄洩有備矣

昭陽湖舊甚廣南口建二閘啓閉出金溝口以濟
沽頭諸閘嘉靖七年黃河衝決東堤入昭陽湖淤
漫漸高二閘已沒入泥底不復見湖亦狹而金溝
口之流亦微落湖則淤深費廣惟湖上流北口通
鷄鳴臺小河如下口因黃河已淤高仰之地更築
橫堤以益之遏湖水由鷄鳴臺入運則自此以至
沽頭七十里皆可濟矣蓋因其勢而利道之爾十
四年夏秋已濟鷄鳴臺口出水入運但下口堤壩
未修築高厚當培益之更將湖東新河隔絕之泉
濬河築壩引以入湖則水積而利益大矣

諸泉 凡四條

運道以徐克聞河爲喉襟聞河以諸泉爲本源泉
源修廢運道之通塞繫焉可不重邪泉志紀載詳
矣惜未能紀泉所出及測其穴數大小形狀以故
官夫疏濬率多虛文末可考已至有埋沒莫知所
在者且泉源四時微盛各殊 大率冬春微夏秋盛旱微
渠流深廣亦不一必四時遍測而後可驗迺各紀
其方向 在州縣東南西北或四隅 遠近 去州縣治若干里 保社

某村莊

某村莊東南西北若干步

所出 或山谷或平地或津泉

穴數

若干穴眼 大小形狀

如盤如盞如酒鍾如鷄子如棗栗如錢

之類備測泉口成渠之深廣尺寸自泉流若干步成渠深若干廣若干入運之里至遠近流幾里合某泉或入汶或入運沿途之渠道隄防罔不詳備有無衝決坍塌淤塞盜引司泉者得有所稽有未盡復者嗣而求之備載於志可免堙沒矣

近傳黃河入運山東諸泉悉皆堙廢蓋遠地未始經歷之訛傳也聞河自徐達衛七百里黃河正德己巳方決沛縣飛雲橋所濟自沛至徐百餘里爾嘉靖九年十年間漸北出孟陽泊泥河口出穀亭口所濟自魚臺至徐二百餘里爾餘猶全資汶泉也如盡堙漕運不遂廢邪泥於近小而忘其遠且大者可乎惟魚臺滕縣而下泉源渠道爲黃水淤漫近雖疏治而或猶未盡其利爾嗣而濬之復其舊矣

齊魯之地多泉近於東平州詢訪卽得新泉五第民間病於開渠占地之勞費匿不肯言爾凡久旱地潤之處其下必泉司泉者能懸以厚賞而遍求之雖尺寸之水有益運道矣

漢李尋解光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歷試之信然

黃河運河積貯

河道經費舊散貯於臨河州縣云以便支放河南者或徑發工所以便分給在南北運河則管河郎中掌之在河南則管河道副使掌之蓋總理都御史添設不常故也近楊郎中旦涂郎中捷胡副使宗明建議北直隸山東則總貯於東兗滄德四府州南直隸則總貯於淮揚徐三府州河南則總貯於開封一府餘所屬州縣不得有分毫積且置循環簿各二一赴都御史一赴郎中副使各按季倒換稽查永絕弊源矣

治河始末

我

皇明建都上游挽漕東南以給京師舉由江淮經徐兗導汶建閘浮衛以達謂之運河所慮為運河之害者則惟黃河而已迺於開封下及曹單捌百里間循河北岸築堤捲埽以禦之是以永樂間元會通河之淤景泰弘治間張秋之累決先後

命文武大臣於淤則濬之決則塞之而已不復引河且用財累億計而不敢以為費役夫至累歲而不敢以為勞也洪武二十四年河南徙決陽武東南由陳潁淮

而會通河淤未樂九年宋尚書禮役夫壹拾陸萬伍千濟之凡九月而成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衝張秋石尚書璞王侍郎永和王都御史文相繼塞弗績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武功有貞役夫伍萬捌千塞之凡十有八月而成弘治二年河決金龍口衝張秋侍郎白康敏昂役夫貳拾伍萬塞之弘治五年復決陳侍郎政塞弗績六年都御史劉忠宣大夏役夫拾貳萬有奇塞之凡二年而成正德己巳河東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戊子治水者迺疏開封趙皮寨口導河南由亳泗歸宿分流入淮以殺東流水勢己丑庚寅間飛雲橋之流北徙魚臺之穀亭勢將及濟寧矣舟行閘面壹時順利而潰決堤岸衝廣河身廢壞閘座阻隔泉源識者憂之迺嘉靖甲午冬拾月趙皮寨河南向亳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梁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遂絕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運河悉淤閘面有沒入泥底者運道阻絕

朝野憂虞於時有引黃河濬漕河二議莫能決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公天和曰吾誰適從哉吾惟審地形相水土之宜計工役權利害輕重任勞省費以求無負于

國無病于民爾吾何容心哉乃博采群議躬行相

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凡百貳拾餘里而至梁靖
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伍尺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
道凡貳百柒拾餘里而始至穀亭已悉為平陸曰
道遠費廣河不可復導矣引黃河幾肆百里濬丈有伍尺者
百貳拾里餘濬貳丈以上者貳百柒拾里餘功倍費矣濬閘河兼
濬南旺築曹單長堤幾叁百里通融約計濬深丈許功倍省矣兼
慮如歐陽脩所謂故道雖復旋復淤塞脩之言曰黃河
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蓋河流既久底岸皆高水行漸壅自不能行
乃棄而他徙非若人力堵塞之河渠道猶存也是捐費財力而
且以其勞貽後人也公之言曰引河勞費倍於濬淤一也且
非數月可畢上誤

國儲營建之需也京師百萬軍民仰給公私匱絕三也縱力引而至旋
必復於目前億萬之費徒捐而濬淤修閘之勞與費益不可免悲於謀
國吾何忍邪况引之不至乎將即淤乎何敢邪**况孫渡新河之**
覆轍當鑒邪孫渡在今榮澤正統間全河從此南徙弘治二年淤
弘治六年至今凡十餘濬矣費幾百萬緡卒莫能通嘉靖癸巳秋濬
百伍拾里甲午夏水大漲一淤而平比已棄故道難復之明驗也嘉靖
戊子市縣廟道口淤叁拾里舍漕河而開新河費貳拾餘萬緡卒
於中止仍濬漕河以通舟此漕河不可轉變一明驗也**西議惟濬**
淤修閘以復

先朝成憲爲便而時已寒凍入春運舟且至期限
逼甚 是特非惟運期逼近營建木漆之類且至矣非若永樂正統

景泰弘治間之役可以遠期一二年近至八九月也迺測淤淺

深度河廣狹淤以尺計工以日計役巨期迫公迺先測

諸閘自水面至淤自淤至閘底之淺深而後逐里逐段止測水之淺

深卽知淤之淺深矣淤之淺深自數尺以至丈有玖尺通融計筭各

淤深壹丈貳尺玖寸議止濬壹丈爲準復度河中心至岸廣狹自叁

拾餘步至肆拾伍步一以肆拾伍步爲準復置方斗深廣各壹尺取

泥實之秤重壹百肆拾斤每壹筐以泥百斤爲準濬河則以面廣拾

文底廣伍丈通融折筭米丈伍尺爲準濬河則以面廣拾

卽得泥壹千伍拾筐爲準復計春月每日可行百里許擡泥土以往

迴伍拾里爲準餘爲休息以每里叁百陸拾步計之貳人每日可擡泥

貳百筐然肆人擡泥卽壹人取泥伍人總計各得泥捌拾筐仍減拾筐

止計柒拾筐壹人用工兩月內以壹月爲陰雨及泥水妨工止計實壹

月是壹人可擡泥貳千壹百筐卽該分工貳尺先是群議以前此會通

張秋近年新河之役計之非役夫數拾萬不可蓋彼皆用工久而茲役止兩

月故也公曰審如是民不堪命矣迺竭心思規畫既定而夫役勞費大省

定番休以節夫勞兼顧役以省民力復議濬南旺

淤淺以免盤剝 南旺每貳年壹大濬役萬陸千人群議姑置公曰

運道不可尋丈淺阻迺用前計工法曰陸千人足矣委邵君元吉督之濬

倍深倍遠止完修河堤自南旺至長溝陸拾里植柳自長溝至濟寧亦陸拾里蓋群策畢效云築曹單長堤以防衝決復沽頭管閘部屬及諸閘官胥役夫公手自籌筭甫旬日而議定謀協纖悉詳備區畫程度先後條列以

聞

上深用嘉納

賜勅有竭誠體國之褒南北幾輔山東河南文武監司而下悉聽節制許壹切便宜從事迺申令戒期分工畫地初令下郡縣編夫公曰守令應朝無在者與上期逼

甚即郡縣急事後期奈何迺令編夫以均徭銀數為準即優免無預矣

且逐里順編滿伍拾人即為壹隊至即分工拾丈故始編可省吏奸而

至二絕管子者放免之弊植廬舍以便居處給醫藥以療疾病用是大小臣工罔敢弗協於深泥陷不能著足之工則雜施土草截河築壩縱橫填路下施新製兜杓方杓杏葉杓魚貫以濬之泥最稀陷最深者則用木筒柳斗下取猿臂傳遞登岸瓦礫之工則用鋏鑿溜沙之工則用兜杓沙姜石之工則製錐齒鐵叉尺寸鑿之泥陷者施橋子法每州縣各截河為數橫壩壩之內則縱橫填路如井字然兜杓者以鐵為方口繫布為兜以取泥幾至斗許泥稀及溜沙用之方杓者以鐵為平底而週遭

各高寸許泥稍堅者用之二杓俱前如鋸齒及鐵叉皆創製也杓
杓者舊有之而加廣厚泥最陷者用斗子法塗泥為坎自下倒肩於
上出水堤外濬深泉湧之工則先擇泉稍淺者分番
役夫車肩併力急濬而後將泉深者倒水施工濬淤
甫數尺泉即湧出晝日車肩一夕復滿莫能措手迺併刀番休先將
下壩徹夜取水歷數坎而始達堤外水盡即急濬之淤盡河成方將
上壩倒水急濬如前法濬河之工莫難於此濬已既深工已垂
就而河廣於深所在隨濬隨墮者則倍給夫值增
顧夫役以重濬之河廣於深及黃河舊口所衝之處上為風日所
暴僅可勝足尺寸之下悉為極稀油泥隨濬隨墮無復止極濬河之難尤

莫甚於此夫役愁苦公乃躬行撫諭曰吾增爾少值且令爾鄉爾族助爾
少費爾不堪勞即以之顧役以畢此工毋重困爾也於是眾皆感悅至有
泣者相率竭力底績云凡閘座之頽廢者悉增葺而修
復之蓋合木土金石之工而為工甚巨為力甚難
若河之廣狹視上流之南旺慮過廣則水易散也
魯橋以下運河菁水衝洗大廣濬河底廣伍丈或病其狹者公曰南旺
水源也河底僅肆文許下流愈廣則愈淺矣如久旱泉微何吾不敢圖
為觀美也定歲自夏秋不雨幾肆月而舟行無阻培閘面之低
者以齊高下俾水不易洩也運河諸閘悉前元及我
朝永樂至弘治間先後所建以故高低不一如中閘過低則上閘易涸

公西逐開測其開面至水面之高下一以棗林開為準低者培而平之
日開板水面至開石面各以參尺為準其下開底過低者則量留底
板自是諸間一律水不驟洩而下留底板則開上之水益深運舟可直
達上間免中途淺閣真利及久遠云用平準以測濬之淺
深俾舟行無滯也 水平法用錫匣貯水浮木其上而兩端各安
小橫板置於數尺方棹之上前豎木表長竿懸紅色橫板而低昂之必
與匣上橫板平準以測高下凡上下間底高低及所濬河底淺深悉藉
此以度之公躬親測量暴露風日行泥淖中遍歷諸閘人不堪其勞
公弗恤也復施植柳陸法以護堤岸 曰臥柳低柳編柳深柳
浸柳高柳法皆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湖陂

之利理廢至是變龍磯為臺臺口留城馬場石橋水閘正

皆議復備黃池也築縷水堤以防衝決置順水壩以

束漫流河直則水潰故堤以縷之河廣則水散故堤以束之且禁

鞭撻問疾苦躬撫慰勞飲食 役初與公即禁各屬不得鞭

施鞭朴違者即償其責人心大悅豎旗升降以時其飲食節勞俟時薪

米騰貴有以為言者公弗應且榜諭一依時值不少減抑於是商販輟糶

終役無匱乏而價大省每州縣即醫一人隨夫調治公猶慮其未精乃齊

沐焚香躬製錠藥數萬每郡復選醫之明者四人官之勤者二人分携

藥餌逐營遍問病即療之日一往迴神人胥相罔弗效者且常值之外特

榮以飲食焉 宣諭

上德曉以

國計至重役民為不得已之故於是衆心和悅群力畢効徹水者夜以繼日重濬者至再至三成忘其勞百工告成運道復通萬艘畢達績聞

天子嘉悅晉公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仍理河道部屬方面而下勞最者遷官晉秩賞賚有差方役之初興也內外遠近咸以為難就京師百貨騰貴餽餉不至至有議復海運者惟仰賴我

天子明聖專任責成以故公等咸感激思奮據忠

國身親督理野處河濱隨事經畫博采群策竭其心思智力以期於必成公處穀亭鎮廢菴中隘室每集衆

計事和顏溫語俾各盡言片善即納且揚於人人日巡考工隨見指授

郎署監司而下悉廬於村舍水濱朝夕督視雖顏面黧變形體瘠損

弗恤也蓋維計工以定役故為力其簡視徭役之成數以調役吏胥無所容其奸故民不擾顧值惟計工不計日故為費甚省畫地分工完即散遣故人自為力廬舍飲食器具醫藥勞勉周至故民不知勞尤仰賴我

天子神聖川靈効順雨暘時若疾疫不作民命獲

全咸前所未有也是役也凡濬河叁萬肆千柒百玖拾丈築長堤縷水堤壹萬貳千肆百丈修閘座壹拾有伍順水壩捌植柳貳百捌拾餘萬株役夫壹拾肆萬有奇白金柒萬捌千餘緡木以根計壹萬柒千肆百餘稍草以束計壹拾玖萬伍千餘鐵以斤計陸萬伍千玖百餘麻灰磚石之類稱是役始於乙未春正月中旬迄於夏肆月初旬財力不多費而功倍於昔人時日不久曠而效收於叁月亦前所未有也直隸山東河南若漕運都御史馬公卿巡撫都御史唐公胄管公楫簡公霄若巡按

監察御史郭君圻陳君表蔡君燾曾君紳徐君九臯咸協心共濟馬公且躬詣相度期於有成分董其役者爲工部郎中郭敦鄭綱李仁涂捷主事張鏜邵元吉山東布政司左叅議王賜按察司副使呂陶查應兆僉事謝蘭河南按察司副使胡宗明咸躬親督理協心極力必期底績若郟縣衛所庶官同知孫廷相而下凡陸百貳拾員云旦至而功甫成獲聞公經畧之詳元吉則分任其事親承指授者迺相與詮次備釋於左以求諸立言君子以詔來者垂休美於無窮云

嘉靖拾有肆年秋捌月既望

欽差管河工部都水郎中鄆城楊旦管閘工部都水主事餘姚邵元吉志

脩復汶漕記

嘉靖甲午大中丞麻城劉公

奉

簡命督河事官承氏茶陵張治浮大江而北踰淮泗道濟汶之上漕而汶水焉公曰古之治河也或以國或以渠今之治河也以漕焉耳然藉河以濟漕猶以狼兵止寇也利害均矣魚沛而下河之入漕者近且絕舟弗得其利而害獨存焉漕所倚以濟者其惟汶乎書曰浮于汶達于濟則汶入于濟也濟既伏流則汶其自達于海歟宋人於堽城作斗門割汶流

益泗漕以餉宿蘄之衆元漕江淮之粟以至
于燕也乃遏全汶合泗水而南後復分導之
北達于衛而漕始通其宋之遺知乎

國朝宋司空禮因其舊而導之下至南旺分流
焉遂成通川矣又爲之置閘焉以節宣之築
湖焉以豬滙之國餉自是有求賴也比歲汶
穢弗治浮沙蕩礫迴湍激射與淫則流漫旱
則易涸河流所經曾橋而下閘廢沒無完址
南旺西湖環參百之隄復傾圯民且盜而田
之馬場隄壑於水者殆絕蓄洩弗備自沛至

濟有淺溢之患焉予惟䟽厥淤塞脩舉厥廢
以復其舊焉爾矣治曰河保其不終爲漕之
害乎公曰昔人有言河流已棄之故道自古
難復言其淤塞旣阜水惟避而就下也由今
觀之河不北流而南徙亦其驗歟漕渠之外
百里爲陸工力可施焉豈人所能哉鬼神寔
相之矣河縱而復決也亦惟順導之使不爲
漕害耳敢利之耶苟利之而且虞其害焉雖
神禹弗之能善矣治曰漕譬則人之咽也國
之命脉係焉尋丈之汶彈丸可塞也君子將

無意外之虞耶徐呂之洪懸水千仞梁靖之
下符離之上使復若魚沛焉則汶其可倚哉
公曰此憂世者所以有復海運之議也然而
未可易言耳予嘗沿淮及河歷沁衛以還有
遺思焉夫沁水入河則益其暴導之東下數
百里以入於漕如昔入之導汶而南者不猶
愈於引河乎河勢且殺矣或者謂沂淮而河
以及於沁沁去衛僅百里可陸而全也其濡
而衣禼之戒者歟若夫銷患未形以昌利萬
世則又有出於治汶之外者非予所謀也既
而公條治漕之宜疏以聞

帝曰俞欽合哉汝克績予其汝嘉公乃揚明命戒
群吏飭工徒興財用具畚鍤略遠邇揣厚薄
陳部處以卒庶役庶役罔弗受命魯橋之南
至於徐沛百廢咸作焉乃謂主事段子承恩
曰汝築汶之東隄承恩受命而築焉乃謂主
事顧子紳曰汝其築汶之西隄紳受命而築
焉隄各為減水閘滾水壩者凡貳愧水盈縮
而蓄洩焉乃謂主事邵子元吉曰汝其築南
旺馬場貳湖之隄元吉受命而築焉會水部

楊子旦至公復以命之旦復受命而協築焉
隄各為減水閘南旺者凡十有八馬場者凡
五硯水盈縮而蓄洩焉既成千里之內隆岸
平流餉艘時繼挽卒愉愉若纜而嬉也乃報
命于朝

帝曰都績成維汝之勞予維汝嘉晉公為工部侍
郎未幾改兵部侍郎總制西北邊事楊子旦
走人至子治丐記焉治曰國之大事惟賦與
戎河之於漕猶虜之於邊也故治河者弗與
爭利也順之而已矣治虜者不爭其利也備

之而已矣是故謹隄防時疏濬廣泉源則治
漕之善也足儲食詰戎兵明賞罰則治邊之
善也冒無窮之害而徼夫難得之利弊所恃
之險而貪其不貞之功國是以無寧民矣然
惟忠者能任之知者能謀之惟

君相之明者能知而用也否則厚身國者薄公計
闇大機者喜新功惑浮議者亂成謀幾何而
能有濟耶予方嘉劉公之既忠者知而樂吾
君相之能知而用也故併論之俾觀者知國之大
事惟賦與戎而君子經世之志有餘憂也越

若治漕之費幾何工幾何役幾何則存乎有司之藉也弗詳也

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
經筵講官兼脩

國史長沙張治撰

重建衛河減水四牐碑記

漕渠自臨清而下衛水會漳淇洹滏諸水從西來注之流七百里逕青縣又滹沱水會濡涿高易諸水從西來注之合流三百里逕天津入于海伏秋雨暴川谷沸涌水輒益決然臨清迤北岸高海且遠水猶停束過德滄漸與海近河狹地卑易漫羨矣故傷運道損漕艘蕩析田廬所以爲

國家患甚大不啻河也先是有減水牐四其一距德州南四十里其一距滄州南十里其一

距興濟縣北二里入海德則四百里而遙滄興濟則不及其半創廢開塞莫考其時而故蹟頗存又其一相傳在泊頭鎮南而煙沒不可識矣嘉靖乙未春右副都御史劉公天和奉

簡命來總河事會河徙于徐濟寧迤南道於漕梗公方興人徒疏濬之往來魚沛間而北河規畫謂宜修復四牐爲亟迺與侍御曾君 謀協檄同知河間府事楊君旦督其事於是先事于滄緒既就楊君適遷水部郎中奉

書視北河任益隆事益尊秋八月劉公至自濟寧周歷其地指授方略復檄通判黃錡董德顧仙董興濟而泊頭之址既失迺擇東光縣狼十一淺檄交河知縣朱鳳儀董之未幾劉公加兵部左侍郎總制西北邊鎮以去右副都御史李公如圭繼至申嚴茲役人吏用命木石鳩集凡七十日而落之廢者舉煙者濬塞者疏溢者平決者固矣是役也惟東光創爲之其三牐率撤舊爲新財力取辦于河凡役夫牐六千人金則德東光七百兩有奇滄

興濟則十之二云水部君既述其事遣吏問
記于宮采氏將勒之石示不朽焉宮采氏月
在昔禹平水土釀二渠播九河主於順水之
性故民至于今出流墊諸夏又安而隄防雍
塞文不經見賈讓以爲大川無防善爲川者
決之使道蓋水盈則溢溢則決殺則平平則
順其性然也衛匪衆流勢常湍悍而陂障崩
蹙比歲益甚議欲培高岸築月隄此讓所謂
上兒啼而塞其口也今復故障張水門而限
之以板使水溢則有所宣洩消則有所蓄
非禹疏九川陂九澤之意乎水部君曰衛河
廣十有八丈今障門各丈有六尺積四門可
視河三之一而障下至地七尺奇上至岸八
尺奇水溢寸則洩尺而勢常平故潦可無決
旱可無涸

國家運道不未賴耶且穿渠入海所謂不與水
爭咫尺地而瀕海縣民又得引渠溉田不獨
便漕也昔鄭當特鑿渠引渭起長安至河二
百餘里漕以便利然發卒數萬人穿二歲而
通今以二萬餘人役七十日費不及千而所

清百倍於漢視當時何如也非

聖天子嘉納之功兩中丞經濟之略水部君分理之勞則清集南北之役安能告成一時稱偉烈耶海若川祗效靈委順

國家昌隆之運端在是矣余不佞謹撰次其事詔諸方來俾世世啓閉之勿壞

嘉靖十有五年丙申秋八月庚寅

賜進士出身右春坊

太子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經筵講官前翰林

國史編脩兼校

累朝訓錄漢訥童承敘謹記

問水集卷二附

告文

溯長河而徂征觀洪流之浩渺莽川原其陸沂曰
新漲之橫森翳發源于星海遂九折而東之下崑
崙之岌極絕萬里以奔馳迺迤邐乎秦晉阻群山
之東隘出砥柱之險巖遂奔騰而澎湃慨中州之
爲域地平衍而土疎恣湍流之衝盪彌千里其沮
洳

皇建都于上游輓江海以供億邇徐呂之巨洪藉
茲水以利濟何邇流之弗循倏南北而頻移民屋

爲之昏墊運道爲之填淤嗟防禦之孔艱殫財力
以從役柰潰決之橫加畢智力其何益
皇命予以將事迺爰諮而廣詢咸咨嗟而頓感曰
匪人力之所能蹇予生之寡昧其何藉以底績庸
齋心而禱祈覲孚佑之昭錫諒神心其鑑止儆龍
燠之恍臨羗民生之足憫矧國計之匪輕期分派
以順注舉安流而循軌肆海口共宏深吞長淮而
共委全至仁于潤澤歸盛美于神功慰群情之仰
賴亦何有于眇躬

右銅瓦廂告河文

惟茲大明厥壤衍平地重畿輔衛我

神京郡之南鄙瀕于河濱巨埽連比長堤互縈衆
材畢舉百役胥營全我民命匪與河爭夫何洪流
激射駭浪崩轟橫波直指巨障隨傾力排捍禦萬
口爭噓卒歲勞止不遑底寧天和等寔司治水心
切憂悴式陳牲醴載潔深盛于焉徼福覲河神明
安流循軌下注滄瀛地靈効順天吾不鳴役夫息
肩堤柳自榮漕渠利濟廣土畢耕上禋國計下遂
民生神功潤澤于焉允成合詞以奠醴此群情

右杜勝集告河文

於惟大河發源西極萬里奔騰舉天下之水莫如
焉潤澤中土兼濟漕河舉凡水之利用莫加焉今
天子仁聖秩祀明禋祇維敬慎何邇年河流猶未
循軌往者既決岔口豐沛之水北徙魚臺矣茲者
魚臺之口漸塞梁靖之流復微下壅上盈神機罔
測豈惟齊魯兆民昏墊是虞抑恐徐兗運道因之
淤阻天和等治水于茲大懼寡昧無以仰副

天子明命謹率屬吏齋沐以禱惟神其相之大開
梁靖之流兼通夏邑之口歛束橫溢順注安流以
上裨國計下奠民屋以丕顯神休天和等亦允有

賴焉

右梁靖口告河文

孟津而下河迺橫奔北吞爲濟南溢爲滎惟茲渡
口故河所經通塞靡常疏濬頻興歲惟癸巳

天子憂勤爰命司空分屬咨詢咸謂茲水爲繫匪
輕下趨鳳泗中經

園陵未可遽通惟宜永堙越歲甲午仲夏三旬河
忽大決遠邇震驚會未踰夕遂淤而平萬姓稽首

頌河神明上荅

天子下慰輿情天和等治水之初感賴咸臻自茲

以住覬河效靈順注淮海故道率循兼濟二洪運
消底寧懋昭利用允賴平成式陳明薦有假茲禋

右孫家渡告河文

惟茲原武比接紅荆惟河故道亦既义堙南徙榮
澤密邇孫渡中經

園陵詎曰細故頃以伏漲渡口倏淤人力何濟神

實相予乃溢北堤衝決數四無何底寧神實予昇

天和仰承

明命中切殷憂神不書報予敢忘肅乃潔粢盛乃

陳牲體爰答洪休復敷遐祉神其俯鑒中流率循

北無潒溢南無憑陵上重國賦下憫民窮豈予私

禱聿顯神功

右原武告河文

維趙皮兮分流歲丁亥兮伊始保北岸兮無虞賴

南流兮迅駛維下流兮淌河寔中經兮

園陵合長淮兮吞啣慮

皇寢兮匪寧維中土兮踈薄恐湍流兮橫溢忍赤

子兮流離堯田廬兮墊溺維蘭陽兮儀封寔三面

兮瀕河悲浩渺兮巨浸駭衝蕩兮洪波籲真宰兮

無從盼長河兮祈祀羗民命兮匪輕諒神心兮

只循中流兮順注迴渦水兮宿遷衛陵寢兮遙拱
奠城部兮求全通支流兮夏邑濟二洪兮徐呂益
昭美兮神休冀孚假兮茲旅

右趙皮寨告河文

趙皮疏導河始南徙唯當其衝罹患極矣洪波巨
浸平壤沮洳田廬墊溺赤子流離天和等治水于
茲心切驚惕菲薦式陳馮流籲祀惟神其鑒之

右睢州告河文

惟茲寧陵最爾小邑洪河南流肆境胥溺室廬昏
墊粒食孔艱問水觸目驚心慘顏式潔性牢秉誠

以祀我詞匪飾神其聽只全我民命奠我民居神
休丕顯我心始紓

右寧陵告河文

問水集卷三

奏議

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天和

為謝

恩事嘉靖拾叁年肆月初壹日臣方守制家居該工部差武功左衛千戶仇錫齊捧

勅諭壹道到臣并准吏部咨該本部會題為缺官事奉

聖旨劉天和着照原職總理河道寫勅與他欽此欽遵臣當即望

闕叩頭臣隨於本月初五日服滿聞運河壹帶開
水淺涸漕運事重不敢辭避稽延謹兼程趨赴於
本月貳拾陸日前到濟寧交代接管外謹具本稱
謝者伏以輓江海之粟以實京儲開億萬載太平
之
鴻業注黃河之水以資漕運成數千里利濟之通
津自昔無聞於
今獨盛顧西域河源流極湍迅而中州平陸土雜
泥沙况水濁則易淤下壅則上溢順注則運道為
之立涸

國計攸關橫流則平地為之陸沉民命焉賴是以
漢賈讓之上策竟託空言惟宋歐陽修之壹疏誠
為確論蓋治水與用水本難兼全惟利民與病民
當知所擇顧茲重任猥及迂愚臣敢不罄竭冊衷
圖惟報稱酌緩急輕重之勢為疏濬修築之宜行
所無事每當為先事之圖期於有成擬終獻平成
之績臣無任感

恩圖報激切屏營之至

自陳乞罷疏

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弭災變事臣閱視河道於淮海之間忽
得邸報知南京

太廟火災仰惟

陛下聖德格

天聖孝協

祖猶且遇災 警畏修省不遑而况內外臣工不

能仰承

德意共圖化理而臣其尤者也蓋治河重務

國計民命攸關臣學未聞道材不逮人心雖切於
效勞而識每病於踈陋况年逾伍拾髮白齒脫蕭

柳之質蚤已衰憊若復漫不自省虛冒

寵榮仰負

陛下自棄平生其為罪大矣伏望

聖明鑒臣愚衷

特賜罷黜則災變可弭而愚臣兢惕之心亦獲以
自釋矣

河道遷改分流疏

為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事據兗州府管河同
知戴纓勘呈看得黃河壹大支自河南正東流至
山東曹縣地方分為貳小支內壹支又東南流由梁

靖口直抵徐州小浮橋入運河水由三東流由
岔口直抵沛縣飛雲橋入運河嘉靖改年米月內
飛雲橋河淤塞北徙魚臺縣城鎮口入運河今
嘉靖拾叁年米捌月以來黃河變遷又將穀亭河
口以漸淤塞復自上流曹縣地名榆林集岔分壹
股向東南流經河南虞城縣直隸蕭碭貳縣地方
歸入梁靖南河合流出小浮橋口又自單縣侯家
林岔分壹股向東北流至魚臺縣大小塌場口分
流入運河離濟寧州廣運閘止有壹里誠恐黃水
日漸北徙不無有傷濟寧壹帶閘座具呈裁奪等

因及據兗州府管河通判丁鵬呈稱訪得先年糧
運自濟寧至徐州俱由各閘啓閉方行自黃河北
徙以來糧運官民船隻雖皆順利但節年沙淤河
底漸高魚橋以下閘座盡平濟寧以下諸泉阻隔
不能入河聞今米捌月以來黃河於上流改衝壹
股從虞城蕭碭等縣下出小浮橋口誠恐明年水
盡南向則魚橋下及徐州壹帶河道必須大加挑
濬導引濟寧以下壹帶諸泉盡入運河接濟閘座
廢壞者盡行修理以復先年舊規庶保運道無患
糧運不致阻滯呈請裁處等因到臣案照先該同

知戴纓等報稱黃河遷改已經行仰各官勘議去後今據前因照得黃河入運以來數年之間閘座不事啓閉糧運官民船隻雖皆稱便但淤積泥沙河皆平滿閘座盡廢且又阻絕諸泉是其為害甚大今壹旦將原出穀亭口河道淤為平陸若使盡勢北趨則濟寧壹帶閘座必將盡壞若盡勢南趨則濟寧下至徐州叁百餘里運河立見淺涸均於運道有害今分為貳股壹由河南虞城直隸蕭碭南趨徐州則足以少殺北趨之勢壹由魚臺之北出塌場口是即

國初未置閘以前導引河水入運故道猶可賴以接濟均為運道目前之益然河性罔測難以預度若使嗣歲水漸南趨則濟寧下及徐州淤淺必須盡濬閘座必須盡修以復永樂至弘治百餘年來閘運之舊規誠為運道無疆之福但目前數百里淤淺挑濬工役巨繁且嗣春糧運在邇事勢迫切而將來糧運不免照常由閘積水行舟較之數年舟行閘面者不同如水漸北趨則仍濟漕河運舟誠為順利但黃河難禦而閘河窄狹不能受黃水拾分之壹今已逼近濟寧萬壹漲溢衝決則天井

以下壹帶閘座必皆盡壞下及徐州參百餘里淤
淺日甚或以漸北徙則先年北經曹單下衝張秋
故道亦有可虞充為運道無窮莫大之患貳者均
為有利有害而輕重不可不權詢謀不可不審防
禦不可不周且事連叁省關係匪輕除遵奉

勅諭會同撫按官行委各該管河守巡兵備等官
公同管河郎中等官親詣踏勘審度測量計筭詳
議至日臣等再行親詣審勘遵奉

勅諭從長計處奏

謹定奪外謹具題

知

修濬運河第一疏

為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事行據山東等處提
刑按察司分巡東兗道帶管曹濮兵備兼管河道
僉事謝蘭呈據委官兗州府管河同知等官戴纓等
并濟寧州衛魚臺縣知州等官范棫等呈抄蒙山
東按察司謝僉事管理河道工部郭郎中案驗奉
總理河道劉都御史案劄前事職等會同本府知
府康河管泉同知劉純等依蒙親詣勘得黃河新
分貳股并上源曹縣岔口河於今拾月拾柒捌以

來已盡於塞斷流會議得

國家財賦取給東南建閘設官疏泉積水漕法以漸而備加以導濬啓閉之如法春夏雨暘之時若亦自足用但遇天旱泉微未免盤剝阻滯是以故老相傳先年運舟有數月方過閘河阻凍不能到灣者自黃河入魚沛數拾年閘閘座不煩於啓閉漕舟不苦於盤剝運行順利直達濟寧但黃河水半泥沙而性充湍悍故流之所經且決且淤如弘治陸年決黃陵岡入海則安平鎮淤矣嘉靖陸年決鷄鳴臺口入昭陽湖則廟道口淤矣而當時或

治舊河或開新河皆殫庫藏之財疲生民之力或久而成功或卒於中止是黃河濟漕之利害較然矣後因梁靖口決分為貳派以達漕河而魚臺單沛之間悉為受水之區東奔西突遷徙無常隄防捍禦歲無寧日自魯橋直抵徐州為里貳百貳拾泥沙沉壅未易疏通自師家莊至黃家閘為閘壹拾肆座石塊動移實難啓閉而濟寧以下諸泉多因河底淤高或阻隔於隄外或漫流於湖坡泉源之利入運者少今黃河忽自淤塞遷改南徙在漕河無衝決淤漫之虞在地方免沮如墊溺之患矣

但河性不常實難預料若明春河水果全不至則
挑河修閘濬泉之工費用不貲關係重大誠不可
不預爲之所然謀事非難成功爲難先年開挖新
河止壹百肆拾里多在陸地施工且未暇及閘座
官吏夫役錢糧至勤肆省今欲於貳百貳拾餘里
之間使閘座壹新淤塞盡去源泉盡濬以復我
國家百伍拾年之舊必須選委肆省官屬勸調肆
省人夫計派錢糧事事有備而後漕舟可以無誤
職等會勘得各閘淤泥深淺不等且河道廣闊壹
日豈能盡挑中間固有閘座原高當盡去泥淤直

求原底者亦有閘座原低因其水勢之平量培閘
面僅去泥淤之半者自魯橋至胡陵城止計長陸
拾叁里逐里測量折筭各淤壹丈貳尺玖寸應該
大挑今通融以挑深壹丈闊拾丈爲準職等公同
取泥每深廣壹尺秤重壹百肆拾斤每筐可擡泥
壹百斤仍計自河至岸廣狹若干步每夫每日可
擡泥筐數如閉閘禁水併工急挑則每肆人擡泥
壹人取泥通融每夫每日可擡泥柒拾筐明歲春
早自正月拾伍至叁月終止除風雨休息拾伍日
每天實用工陸拾日每里用夫陸百名每伍拾名

用總甲壹名火頭貳名共用夫肆萬零陸拾捌名
若放閘通水貳月用小船參月下水取泥挑濬每
貳人擡泥即用參人取泥須倍起人夫捌萬名外
該修閘米座每座用夫柒百名共用夫肆千玖百
名合無今拾貳月以裏通調山東河南并北直隸
河道淺鋪閘溜隄壩河道并黃河白夫起倩附近
府州縣衛軍民人夫各於正月初間委官分投督
領刻期到工并預於年裏委官估計停當分投採
取石塊鑄造鐵錠買運石灰椿草板木打壩修閘
物料齊備凍開興工修理廢壞閘座官置閘板挑
濬月河先期早完以備

皇木糧運早至猶恐採石艱難運期促迫衆工竝
舉卒難齊集或酌量閘座遠近每貳閘先修石閘
壹座中間暫用椿草築壩蓄水候木石俱備各閘
俱如式修培務令堅久壹面嚴督管泉官將濟寧
以下諸泉疏濬導引入河接濟俱自正月拾伍日
興工起至參月終止務在糧運船隻未到之先完
工萬壹天時亢旱泉源枯涸

皇木糧運阻滯事勢拾分緊急方將梁靖口岔分
泥河故道少加疏濬以濟閘河仍於梁靖口上流

分水處所大加疏濬俾水出小浮橋以濟徐呂貳
洪其城武縣苟村集起至廣運閘止長隄壹百貳
拾貳里俱且停止各該均徭夫役俱有原編下戶
貼併盤費不須官給工食但每半月里加賞勞合
用筐扛鍬鑿令夫自備事完領回正派人夫工食
日給銀壹分伍釐顧募倍之并採運石塊備辦合
用閘板物料等項入匠工食俱往於南北兩河各
該庫貯河道銀動支買辦應用椿草檠麻石灰往
於臨河各該官廠支用完日造冊繳報庶幾大功
可冀而漕舟可通但積水行舟其糧運終不如揚

帆開面之速乞行漕運衙門令其查照舊規遇淺
盤剝仍嚴禁不許例外多帶客貨免致淺阻藉口
河道則糧運可保無誤矣具呈施行等因到道案
照先准本司關抄蒙總理河道劉都御史案驗前
事備蒙已行勘議去後今據前因隨該本道會同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張欽本司署
印分巡海右道僉事周相總理稅糧帶管分守東
兗道左叅政丘民範工部管河郎中郭敦管泉主
事段承恩管閘主事邵元吉會議覆勘相同具呈
照詳及據管理河道郎中郭敦呈據戴纓等呈前

事會同各官覆勘相同及稱相應往擬合卽措辦
石灰等料預調河道及顧募等夫依期興工刻期
告完但錢糧出自河道用度數目必須公同貳司
守巡及曹濮丘備管河等官會同估計會委廉幹
官員收掌支銷方為允當其銀兩俱要通解兗州
府貯庫凡遇給領買運料價等項先須呈請本院
批允方行動支不許徑解工所凡夫役工食須委
附近廉潔州縣掌印官員公同給散不許管工委
官給散庶獲清楚但前擬合用人夫捌萬名看得
連年河道多事官民被困動衆捌萬未免肆省騷
然深為可慮且治河之功水難於陸縱有捌萬之
衆糧運伊邇或恐難收水榜之功查得南旺河道
淤淺例該參年兩次具呈本部題奉

欽依打壩絕流停止鮮

貢糧運各船隻大舉挑挖幸今嘉靖拾肆年春適
該大挑之期該調東兗濟南等府河道泉壩閘溜
并各該驛遞夫廠接遞夫役壹萬餘名自貳月初
壹日興工叁月終止合無將比項人夫盡數暫那
併以黃河白夫亦做大挑事宜北於濟寧南於孟
陽泊打壩絕流分工挑濬雖曰淖泥深陷為力固

難較之水中撈取終為省力刻自正月拾伍日起
至叁月終止期於

皇木糧運不致阻誤庶為事半功倍開呈定奪等
因到臣案照先據山東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勘
呈看得黃河壹大支自河南正東流至山東曹縣
地方分為貳小支內壹支東南流由梁靖口直抵
徐州小浮橋入運河外壹支正東流由岔口直抵
魚臺縣穀亭鎮口入運河今嘉靖拾叁年柒捌月
以來黃河變遷又將穀亭河口以漸淤塞復自上
流曹縣地名榆林集岔分壹股向東南流出徐州

小浮橋口又自單縣侯家林岔分壹股向東北流
至魚臺縣塌場口入運河離濟寧州廣運閘止有
壹里誠恐黃水日漸北徙不無有傷濟寧壹帶閘
座等因及據兗州府管河通判丁鵬呈稱誠恐水
盡南向則魯橋下及徐州壹帶河道必須大加挑
濬導引濟寧以下壹帶諸泉盡入運河接濟閘座
廢壞者盡行修理以復先年舊規庶保運道無患
糧運不致阻滯等因據此會同巡撫山東都御史
唐胄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議行山東布按貳
司守巡管河各道公同管河郎中等官郭敦等督

率各該府衛州縣掌印管河管泉等官親詣勘議
仍會同該司各掌印官通行詳議及臣具本題
知外續據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呈報新開榆林
集并侯家林分流貳河上源曹縣岔河口自拾月
初旬以來水勢南流順便東行者漸緩至本月拾
捌日黃水盡歸梁靖口南趨致將本口并新分榆
林集侯家林貳河俱淤塞平滿見今斷流緣由到
臣案候問今據前因會同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
唐胄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議得理有經權勢
有緩急自黃河入運漕舟通利者數拾年而於填

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衝廣河身為害亦大今
壹口南徙則其利盡失而害獨存議者欲於單縣
地名侯家林微導黃水下從泥河出孟陽泊閘下
當魚臺沛縣之間俾上不傷濟寧閘座下可以濟
徐沛壹百柒拾餘里之運道但勘量得侯家林至
孟陽泊泥河口壹百伍拾肆里量挑深捌尺而廣
捌丈底廣肆丈為準計用夫壹萬柒千名用工玖
拾日可完自侯家林至梁靖岔河口壹百伍里大
須導濬用夫貳萬叁千貳百名通計該用夫肆萬
零貳百名工費甚巨但河性罔測而

國計至重先事之防急宜預圖是以臣等反覆計
慮日前惟修濬閘座河道開通泉源以完復百餘
年漕運舊規為未久無疆之利各官所議酌緩急
之勢為經權之宜其間閘座之高下泥淤之淺深
與夫秤輕重以取泥步遠近以定工增閘積水以
省深濬之費閉閘禁水以收急濬之效皆臣等親
詣公同測量審度計筭明實委皆可行而即中郭
敦所議估計必會同憲臣出納必總歸郡府給放
必輪委正官尤為詳慎而各處泉源已經主事段
承恩遍詣疏濬所據調夫并各工食查有嘉靖朱

年開挑新河事例及查河南河夫內應量調壹半
明春例該大挑南旺亦係緊要合無存留人夫玖
千餘名挑濬其餘亦應量調今次合於濟南東充
青州肆府查照舊規派夫貳萬貳千名照舊每名
日給食銀壹分伍釐兗州壹府所屬閘溜淺鋪隄
壩等夫陸千玖百名曹縣等處黃河隄白夫叁千
伍百名直隸大名府隄白等夫叁千貳百名河南
河夫內先調玖千伍百名以上貳萬叁千壹百名
俱均徭額編夫役各令自備工食惟量加賞勞其
閘座泥沙淤填候築壩車水挑濬方可定估目前

惟急備石塊灰鐵椿木等項物料所費諒亦無多
南河徐沛等處工程雖未議至大約該修閘座和
當河道雖遠而淤泥不深人夫諒自可減大半臣
等覆查得嘉靖陸年開挑趙皮寨口河起夫伍萬
捌千名用工叁箇月嘉靖柒年開挑新河起夫陸
萬伍千名用工陸箇月用銀貳拾餘萬兩先年工
部侍郎崔巖修築梁靖縷水隄亦起夫肆萬貳千
名今次較之各起工程大小遠近難易關係輕重
誠為不侔而調夫止陸萬餘用工僅及貳月誠不
敢張大多估以虛費財力如果不敷方行隨宜量

顧或通融調撥務求財不費而事集但數百里淤
淺之挑濬閘座之修復取辦壹日為力甚難明春
糧運在邇為限甚迫而肆省夫役之徵調極難齊
壹郡縣掌印官員又當應朝之年運河壹帶管河
卑官多不堪委且經近年裁革為員甚少萬壹夫
役工程少過期限即至債事矣臣等不足惜如
國計何且事體重大猶恐臣等愚昧壹時計慮未
周伏望

皇上軫念運河事重

國脉所關乞

勅工部會同吏戶貳部再加詳議速為上
請定奪行下臣等於今拾貳月初旬以裏通行各
省派調夫役採運物料完備定委山東守巡及管
河副使南直隸河南各管河副使每府佐貳官壹
員總部州縣各佐貳官壹員分部斷春正月初旬
各量遠近定限起程務於正月拾伍以前到工閉
閘絕水禁止船隻畫地興工不許參差後期誤事
直隸山東河南應朝官員定與期限不許枉道及
順便回家并在途遷延尤望
天語叮嚀各該撫按官協力申飾早為督發并管

河郎中布按貳司守巡管河等官務須體

國如家協心共濟委官如有不敷各道及各府州
縣能幹工佐等官容臣選委果能實心幹事經畫
有方及憚勞避事因循怠玩處置乖方者俱聽臣
旌舉叅劾及照運舟盤剝漕河舊規臣等審驗糧
船自面至底尺寸及遍詢回船運軍舉云某米伍
百餘石用水亦不甚深而帶貨過重未免淺閣前
船壹滯後幫皆遲况今黃河遷改閘座新復淤泥
量挑未免遲難尤望今

勅戶部通行漕運衙門曉示運軍遇淺卽利以申

明帶貨舊例不許例外里載如違盤詰臣等臨期再行多方撈濬導引接濟惟冀嗣歲不誤糧運到京以完復百餘年來運道舊規

國計允有賴矣 工部覆議是皆本官目擊河患酌量緩急之宜以為先事預防之計相應依擬但前項河道事干各省工併壹時總理官員必須專其委託重其事權庶克有濟本部仍請

勅壹道馬上差人齎付都御史劉

欽遵便宜

行事各該撫按守巡并管河即中務要用心協共濟厥事毋分彼此致誤漕運大計其司府掌管河等官并承委大小官員果能終始用心著有勞績就行據實薦用如有乖方阻撓妄費錢糧賣放夫役等弊應拏問者徑自拏問應叅

奏者指名叅究中間壹應未盡事宜聽其就彼從長計處事體重大者奏

請定奪吏部將山東河南直隸司府州縣應

朝官員嚴限赴任以濟緊急河工不許枉道回家在途延緩致令誤事漕運衙門申飭舊例曉諭運軍遇淺即行盤剝不許例外多帶重貨以免淺閘官軍故違即便訪拏究治再昭黃河水性無常來

春仍或復入故道亦要相度機宜量為經理等因
具題奉

聖旨依擬欽此

修濟運河第二疏

為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事據工部管理河道
都水清吏司郎中鄭鋼呈據委官徐州知州魏頌
管河判官項情沛縣知縣楊政管河主簿王廷相
等各會呈前事勘得徐沛壹帶河道自胡陵城閘
起至沽頭參閘并謝溝新興黃家閘下至徐州止
共開米座計里壹百陸拾有餘先年河身低下閘

座啓閉以時泉源接濟自濟寧直達徐沛復有嶧
山滕鄒等縣諸泉或由金溝淺而入運或匯昭陽
湖而積水舟楫順利糧運通行自正德年間黃河
決口流出沛縣飛雲橋地方西水東注漫漫各閘
自後飛雲橋淤塞河水復自皂臺漫入運河然河
流衝決奔突無常引河濟運利害相半河流便於
行舟閘座日就頽廢本年捌玖月以來黃河遷改
將原出穀亭口以漸淤塞岔為貳股分流拾月以
來通將貳股淤塞斷流各閘淤淺舟行艱難但河
性通塞往來莫測目前惟當疏濬淤淺修復閘座

以通漕運先事預處以復舊規但糧運期早兼聞
皇木陸續將至必須併工急挑期於冬月完工方
不有誤今沿河中流逐里測量自胡陵城閘起至
沽頭上閘止計伍拾柒里零壹百貳拾丈各淤淺
不等俱該挑濬自沽頭上閘起至黃家閘止內止
淤淺叁拾柒里亦該挑濬河面廣闊急難盡濬兼
恐水流散漫每里俱用挑閘壹拾丈為準職等公
同各官每采廣壹尺取泥秤重壹百肆拾斤每筐
可擡泥壹百斤仍計自河至岸廣狹若干步每夫
每日可擡泥筐數如閉閘禁水併工急挑則每肆
人擡泥壹人取泥通融每夫每日可擡泥柒拾伍
明年春早自正月拾伍日起至貳月終止除風雨
休息每天實做工叁拾日自胡陵城起至沽頭上
閘止應挑淤淺伍拾柒里共用夫壹萬伍千玖百
陸拾名自沽頭上閘起至黃家閘止應挑淤淺叁
拾柒里共用夫伍千壹百捌拾名更修閘柒座每
閘用人夫柒百名共用夫肆千玖百名等因到職
案照先為前事奉總理河道劉都御史劄付已經
備行仰各官勘議去後今據前因隨會同徐州兵
備兼管河副使查應兆親詣各該地方覆勘與各

官所議相同會議得濬河修閘通用夫貳萬陸千肆拾名合照舊例於淮揚貳府徐州正派并調各處淺夫不足之數量調附近黃河等夫并顧募應役各於年裏派調停當各府委佐貳官壹員總部每州縣委佐貳官壹員分部預備濬河筮扛鍤鑿等項器具完備各於正月初間委官督領刻期於正月拾肆日到工內均徃編夫自備工食但加賞勞正派夫役照例日給食銀壹分任釐顧募人夫照例日給工食銀叁分仍先於年裏估計閘座停當分投採取石塊動支河道椿草各項銀兩買運石灰鑄造鐵錠并椿草板木打壩修閘物料齊備及動支舊閘河剩下徐州各廠杉木石塊先儘取到俱候凍開興工修理閘座挑濬淤淺刻期在糧運船隻未到之先完工若雨水勻和泉源充溢斯則閘座無窮之利但恐天時亢旱諸泉之水不足以供各閘之用糧運阻滯事勢急迫則於黃河梁靖口迤東岔河設法疏濬下從泥河出孟陽泊口以急濟漕運寧費財力亦不敢惜及查先年黃河流決閘座不用原設專管沽頭等閘主事壹員各閘官吏俱盡裁革閘溜淺鋪人夫拾留壹貳餘皆

革去目今各閘既已興復原設主事并各閘官吏俱乞奏

請銓補撥充各淺人夫俱照舊編派其人夫工食賞勞并採運石塊備辦檠麻石灰物料人匠工食俱於河道貯庫銀兩公同兵備查應北責委府州縣正佐廉幹官員估計買辦支用工完之日通將額募調過人夫動支過錢糧修濬過工程備米造冊繳報再照積水行舟終不如揚帆開面之速況閘座久廢而新復運河久淤而初通尤乞申明漕運舊規遇淺即行盤剝嚴禁例外不得多帶客貨

度閘河可以通行糧運亦無淺阻矣具呈及據徐州兵備兼管河副使查應北會呈相同等因到臣案照先據山東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勘呈看得今嘉靖拾叁年柒捌月以來黃河變遷將殺亭河口以漸淤塞復自上流曹縣榆林集岔分壹股向東南流出徐州小浮橋口又自單縣侯家林岔分壹股向東北流至魚臺縣塌場口入運河等因及據兗州府管河通判丁鵬呈稱誠恐水盡南向則魯橋下及徐州壹帶河道必須大加挑濬導引濟寧以下壹帶諸泉盡入運河接濟閘座廢壞者盡

行修理以復先年舊規庶保運道無患糧運不致
阻滯等因會同總督漕運都御史馬卿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陳表議行直隸徐州兵備兼管河副使
查應兆公同管河郎中鄭鋼督率各該府衛州縣
掌印管河管泉等官親詣勘議及臣具本題

知外續據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呈報新開榆林
集并侯家林分流貳河上源曹縣岔河口自拾月
初旬以來水勢南流順便東行者漸緩至本月拾
捌日黃水盡歸梁靖口南趨致將本口并新分榆
林集侯家林貳河俱淤塞平滿見今斷流緣由到
臣除北河事宜已經會同巡撫山東都御史唐胄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議

題外臣會同總督漕運都御史馬卿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陳表議得違閘積水以通運者

先朝百餘年之舊規藉黃河之水以濟運者邇年
壹時之近利今黃河壹旦遷改雖河性罔測而先
事當防

國計至重豈容少緩徐沛百餘里間凡運道之淤
淺閘座之頽廢者目前舉須修濬各官所議利害
甚明經畫亦當目前項人夫合於淮揚徐參府州儘

調河道淺間塘壩黃河等夫肆千名沛縣空閑接
遞夫貳千肆拾名俱係均徭編僉各令自備工食
但量加賞勞正派人夫壹萬名照例每名日給食
銀壹分伍釐顧募人夫壹萬名照例每名日給工
食銀叁分但閉閘絕水則人力易施入水取泥則
成功難必照得濟寧南旺河道例該叁年兩次大
挑嘉靖拾肆年春適當應挑之期例該工部管河
郎中呈部奏
請於貳月初壹日興工至叁月終止閉閘絕水禁
止往來鮮

貢船隻係是官規公無越今大挑之期預於年裏
將前項人夫起派顧募各官將選委佐貳官壹員
分部每府選委伍貳官管領各州縣選委徐州兵備
躬親催督調發修閘灰石鐵釘木椿草等料俱
於年裏買辦採運到閘完備俟春初人夫於正
月拾伍以前到工并各閘俱候凍開上自南旺下
至黃家閘閉閘絕水禁止往來船隻盡地分工并
北河原議夫役亦合量增併力挑濟修理完工以
俟

皇木糧運早至臣等仍申飾運卒不許例外多帶

貨物臨期再行多方疏引接濟及夫果不敷量為
添顧以期

國計無誤再照徐沛河道廣闊閘座稀少較之濟
寧河狹閘密者猶有不同是以故老相傳先年運
舟有累旬累月方過沽頭參閘者況今淤淺量挑
閘座新復若果將來天旱泉微

皇木糧運阻塞事勢迫促方如各官所言將梁靖
東流岔河量加疏導以圖急濟此則甚不得已盡
時之權也如蒙乞

勅工部再加計議早為上

請行下臣等預行徵調及期興工尤望

天語叮嚀各官有能體

國効勞實心幹事經畫有方及憚勞避事因循怠
玩處置乖方者俱聽臣等旌舉參劾再照沽頭等
閘上去濟寧下至淮安俱遠舊設主事壹員管理
近年黃河入運閘座盡廢主事并沽頭參閘謝溝
新興黃家胡陵城等柒閘官吏俱經裁革今閘座
既復前項各官似應復設乞

勅吏工貳部再行計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前
主事并閘官照舊銓選行下臣等將吏役并閘溜

等夫悉照舊規編撥應役則運道百年之舊規可
以完復

國計允有賴矣 工部議復詳觀前後貳疏經理
南北兩河明燭機宜才優經濟誠壹勞未逸之圖
國計無窮之利也似此總理憲臣數拾年以來所
罕見者况經會官勘議前來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之日通前請

勅壹道馬上差人齎付本官重其事權專其責任
山東河南及南北直隸司府軍衛官員悉聽節制
見今守巡該道并治河等官庶能者選委幹河關

葺者即便更換照依原擬調集各項人夫俱限明
春正月拾伍日以前興工河道大加挑濬間座隨
宜修理如夫數不敷隨宜添顧合用料價工食查
照本部先議動支兩淮餘鹽銀捌萬餘兩山東河
南貳省戶部開納事例銀各貳萬兩及動支原議
河道椿草各項貯庫銀兩通融估筭支用再照沿
河間座頽廢貳拾餘年上下淤泥壅積叁百餘里
壹旦修濬委的工役浩繁相應添官分理以圖工
程早完度幾糧運無滯但本部近因營建
宮殿修舉

廟制屬官差遣數多合無移咨吏部於內外相應
官內推陞才識優長諳曉河道郎中貳員請

勅前去壹員會同郎中郭敦壹員會同郎中鄭鋼
俱仍聽都御史劉 經畫委任分投督理務要

同心協力共濟時艱工完之日奏

請回部別用其沽頭閘主事亦就銓選老成官壹
員前去管理叁年更代各閘官吏人夫照舊添設
先年印記查給用使仍備行總督漕運右副都御
史馬 嚴督各處領運官軍遇淺即剝不許多帶
車貨及行各該管洪管閘管泉主事等官務要親

詣淤淺處去處各行起夫挑濬勿致阻誤

皇木糧運工完造冊

奏繳本部仍將都御史劉

勞績

奏

請擢用其承委大小官員果有實心幹理懋著勤
勞者本官指實具

奏以憑上

請陞賞怠玩債事者叅劾罷黜中間若有未盡事
宜悉聽都御史劉 從長區處便宜行事等因
具題奉

聖旨是這疏通運河係國家緊急事務劉天和所
奏具見用心着寫劾與他作急督理壹應司府軍
衛等官俱聽節制務要刻期完工以圖永久其餘
依擬欽此

